

格物封神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man standing in a futuristic, rainy city. The man is wearing a dark, worn apron over a long-sleeved shirt and dark pants.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is holding a knife with a bloody blade in his right hand. The city behind him has tall, illuminated skyscrapers, flying cars, and a wet, reflective street.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blurred figures of people are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To the right of the man, there are dark, swirling, smoke-like or energy-like patterns.

AI 時代，誰在夢裡封神

第一冊

第一章至第十章・精煉版

遁一子 著

格物封神・第一冊

第一章至第十章（精煉版）

作者：遁一子

版次：2026 年 11 月網路首發

網址：jesselau.com/gefengshen/

© 2026 遁一子。版權所有。

本 PDF 可免費閱讀，歡迎完整轉發分享，但請保留作者與出處，不得刪改內容，不得用於任何商業用途。未經作者書面許可，不得轉載、印刷、改編（包括有聲書、影視、漫畫、遊戲）或用於訓練人工智慧模型。

本書純屬虛構，書中人物、機構、地點與事件均為想象，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本書由作者構思世界觀、人物與大綱，正文初稿由 AI 輔助寫作，並經作者逐章核對、修改；插圖由 AI 生成。

目錄

楔子 白日與長夜	1
第一章 磨刀三千	3
第二章 白日	13
第三章 夢裡不要開槍	25
第四章 睡眠健康局	37
第五章 空殼	44
第六章 格物錄	57
第七章 無處可住	67
第八章 清點站	76
第九章 無面城	91
第十章 老煙	105

楔子

白日與長夜

公元二一八六年。世上已經四十七年沒有過戰爭。

超級人工智慧「太一」管著全球的生產、醫療和城市。孩子不必學數學，太一會算；不必讀歷史，開口問就是了。人類擁有了有史以來最多的知識，卻在不知不覺間，失去了親自弄懂這個世界的能力。

白天的世界，屬於政府和財閥。他們握著算力、無人機和智慧武裝。

可人總要睡覺。

二一六一年，科學家發現，人的夢並不是彼此隔絕的孤島。意識的最深處，有一層互相連通的公共夢境，叫做「共夢底層」。受過訓練的人能沉到那裡，和別人相遇。

在那裡，有人能殺人。他們叫做「具象師」。

具象師修的是四個字：格物致知。一把刀，要親手去磨它、拆它、懂它，直到它在心裡完完整整地立起來，才能在夢裡成真。這種力量背不來，買不到，太一也替不了。

夢裡開槍，要想到構造、上膛、瞄準、扣扳機，每一步都慢得像在水底。而一件真正格透了的法寶，念起，便已經到了。

於是，兩個世界彼此咬住了喉嚨。白天，無人機能趁具象師熟睡，破窗而入；夜裡，具象師能毀掉掌權者的神魂，讓他們呼吸還在，卻永遠不再醒來。

誰也滅不了誰。雙方訂下了一份不見天日的約定：

白日法律管人身，夜半神通定生死。

這份平衡，維持了很多年。直到舊城區一間修復舊物的小鋪子裡，一個不肯問人工智慧的年輕人，正在磨他的第三千把刀。

第一章

磨刀三千



公元 2186 年，人類已經四十七年沒打過仗。舊城區的人說，也已經四十七年沒人親手磨過刀了——除了沈墨修復鋪。

“滋——”

青漿石咬住鋼口，拉出一聲刺耳長鳴。

水槽裡的水混著鐵油，黑得發灰。陸觀沉下雙肩，兩根拇指死死壓住刀背中段，掌心平推三寸，斜拉兩寸半。鐵石相錯，指腹能

清晰摸到刀胚的微震。

粗油石刮毛刺，細水石推細紋，最後換上微紅的合山天然砥石。鐵腥氣混著泥水鑽進鼻腔，又涼又澀。

屋角堆著兩筐乾稻草，牆上掛著缺齒的鋸子、斷簧的機械千斤頂。鋪子後面的小天井裡，三年來磨壞、裂口、崩背的廢刀堆成了一座鐵丘，比陸觀頭頂還高出半截，日曬雨淋，鏽成一片紅褐斑塊。

這是第三千把。

陸觀從膠皮桶裡舀起一勺清水，順著刀身澆下。泥漿衝開，鎢絲燈晃著黃光，照出一條生絲般筆直雪亮的鋼線。

他沒眨眼，右手食指指腹橫貼刃口，順著鋒芒輕推半寸。指肚死皮很厚，但皮下的神經能數清齒紋——哪怕有一處高了半微米，指肉都會被絆一下。

沒有絆。平得像深冬初結的薄冰。

“篤，篤。”

木頭磕地聲在身後停住。陸觀沒回頭，把刀橫擱在水槽邊的木架上。

一隻佈滿老人斑的枯手伸過來，攥著烏黑沉重的鐵木拐杖。包著半截亮黃銅的拐頭懸在刀背上方，不輕不重地敲了一下。

“鐸——”

短刀輕顫，餘音在屋裡晃了幾秒才散。

“看刀不是看刃。”

沈墨在竹椅上坐下，斷掉的右腿僵硬地支在外面，鐵木拐靠住膝頭。老頭七十一了，滿臉深褶，眼皮耷拉著，看都沒看那條刀

線：“你知道這把刀想砍什麼嗎？”

陸觀兩手沾著黑水，站在水槽邊看刀。

刀長一尺二寸，寬指半，平頭，直脊，雙血槽。用廢棄農用收割機的合金軸承鋼打出，菜籽油淬火兩次，在爐膛冷灰裡燜了一整夜。硬度洛氏六十一左右，重心在護手往前一寸三分，刃口開印角度十七度。

但它想砍什麼？

“不知道。”陸觀搖頭。

“不知道就接著推。”沈墨端起桌上豁口的粗瓷茶碗，抿了一口釀茶，“廢鐵三千塊，磨出來的還是塊鐵。你手裡的骨頭硬，腦子比骨頭還硬。換個五金店學徒，三年早去開飛行器了，就你，在這跟死物耗命。”

陸觀沒吭聲。他拿抹布擦乾刀身，從石架底層抽出巴掌大的油石。

“滋——”

磨刀聲再起，比剛才更穩。沈墨靠回椅背合上眼。

天亮得很快。遠方主城區的全息霓虹把灰霧染成紫紅。

兩扇掉漆的木門敞著。幾個穿淡藍色恆溫連體服的居民走過，右耳後都貼著半透明水滴狀的神經介面，泛著微藍冷光。

一個抱充氣球的小男孩停在門口，仰頭盯著空氣，眼珠發木：“太一，一加一等於幾啊？”

一秒後，小孩咯咯笑起來，對著空氣拍手：“原來是二！太一你真聰明！”

三架六旋翼送餐無人機低空掠過，吹得門口布幌子撲簌亂響。機底紅外光束掃過男孩頭頂，合成電子音播報：“李小寶，您的合成營養早餐已送達三號儲物櫃，請及時攝取熱量。”

小孩蹦跳著跑遠了。

隔壁雜貨鋪的馬大嬸拎著空降解袋走出來，在門口停步，探頭往滿是鐵鏽和煤焦油味的屋裡看了一眼：“小觀啊，又磨呢？”

陸觀手沒停：“嗯。”

“你今年二十六了吧？在老沈這破屋窩了整十年。”馬大嬸指指自己耳後的介面，“去社群領個初級神經貼片，不做事，光領基本保障一個月也有兩千點配額。合成肉、全息影院、恆溫膠囊房，哪樣不比你滿手爛泥強？看看你那手，裂得跟松樹皮似的。”

陸觀把刀翻了個面：“我手笨，戴不慣那個。”

“不是手笨，是心軸！”馬大嬸嗤笑搖頭，“這年頭連外城區的狗都不自己啃骨頭了，有中央廚房統一打碎配比。你非弄這些破銅爛鐵……算了，好言難勸該死的鬼。”

她剛轉身，忽然僵住，倒退兩步。

街道正上方，一架印著天衡集團金色天平徽記的漆黑重型懸浮車無聲滑來。高頻反重力底盤沒激起半點風，直接懸停在鋪子正門前。

車頭射出一道猩紅鐳射，打在破門板上。

“滋——”

紅光展開成半透明光幕，封住整扇門楣。正中浮現加粗黑體字：

【天衡集團·舊城第七區算力擴容專案徵收令】【根據聯合議會第

104 號法案及超級人工智慧「太一」城市資源最佳化推演結果，本區域將全面改建為超導矩陣冷卻站。三日內，所有住戶及工商業網點必須清空移交。補償標準由「太一」根據各戶神經介面歷史資料自動核定，即時劃撥，不得申訴。】

右下角浮動著暗金色防偽電子簽章：【天衡集團執行董事：嚴棟】。

機械音連響三遍。路過的居民頭都沒抬，資訊流早已同步推進了他們的神經介面。

紅光透過門縫，把陸觀手裡的合山石映得血紅。

沈墨睜開眼，拄拐起身，一步一拐走到門邊。他看都不看紅色光幕，伸手一把扯下投影裝置按舊法例吐出的紙質回執，折了兩折走回桌邊，隨手墊在發黃的粗瓷茶碗下。

茶水滲出碗沿，浸溼了嚴棟鮮紅的電子印鑑。

“師父。”陸觀停手，“後天是最後期限。”

“茶涼了。”沈墨端碗抿了一口，看著屋頂，“添點熱水。”

陸觀拎起鐵皮壺續上滾水，坐回矮凳，重新按住刀背。鐵石咬合，一下，又一下。

* * *

週日下午，鋪子照例關門半天。

陸觀換下泥圍裙，套上洗得發白的灰粗布外套。雙手泡進鹼水盆，用硬毛刷狠狠刷三遍，指甲縫裡的鐵鏽和黑泥嵌在肉裡，刷不掉，泛著暗青。

舊城區輕軌早停運了。他走了一個半小時，穿過三條正在架設高壓冷卻管道的廢棄街道，走到城郊的“第七靜養院”。

這座白色金屬蜂巢裡，住的全是官方統稱“自主意識脫失症”、民間叫“空殼人”的病人。

推開 302 病房門，臭氧和營養液味撲面而來。假窗液晶屏調著昏暗的黃昏光，病床上的女人頭髮齊整，面容清瘦。

是母親陸青禾。

十年前陸觀十六歲，一個雨夜，她坐在餐桌前盛湯，勺子忽然掉進碗裡，濺了一桌湯水。從那刻起，她一直睜著眼，呼吸、心跳、內臟正常，神經電訊號卻跌到死線。十年沒說一句話，沒閉一次眼，對外界毫無反應。

「太一」的診斷只有一行程式碼：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不可逆，無治療方案。

陸觀拉過掉漆的鐵摺疊椅坐下：“媽。”

病房裡只有微型呼吸泵的蜂鳴。

陸觀從懷裡掏出一本纏滿膠帶的泛黃舊書——《封神演義》。這是他從沈墨書架底層偷拿出來的，十年來，每次來都念一段。許多字是他照著舊字典硬摳出來的。

他翻到折角的一頁，壓低乾澀的嗓音：“……余化見雷震子飛來，便把化血神刀祭起。那刀如一道飛電，起在空中，往雷震子頂門落將下來……”

目光從書頁移向母親搭在白床單上的右手。

陸觀的聲音突然停了。

陸青禾右手食指指尖，極輕微地抽動了一下。

陸觀僵在椅子上，屏住呼吸，死死盯著那截指尖。十年，三千六百多天，這具身體從未有過任何主動收縮。

那根枯瘦的食指在漿洗髮硬的床單上，極慢、極澀地往右橫劃半寸。接著指尖抬起，往下頓了頓，再向左側撇出一道極短的褶皺。橫，豎，撇。

像“金”字頭，又像“鐘”字的半邊偏旁。

手垂落回去，床單上只留下一道淺淺的指甲壓痕。

陸觀騰地站起，鐵椅擦地發出尖響：“媽？”

他一把抓住母親手腕。皮膚微涼，脈搏還是一分鐘四十二下，不多不少。

自動滑門“嗤”地滑開。戴神經護目鏡的男護工端著輸液架進來，護目鏡閃著綠光，皺眉看了眼監護儀：“叫什麼叫？監測系統報警了，腦波還是 0.02。家屬不要大驚小怪。”

“她剛才動了。”陸觀抓著母親的手不放，眼底全是血絲，“她的手指在床單上寫字。”

護工嗤笑一聲，點了一下護目鏡側面，調出前三十秒的波形圖：“神經末梢自發性電衝動，俗稱肌抽躍。「太一」定義得很清楚，無效物理反射。別說劃道印子，就算她突然坐起來兩秒，腦死亡的判定也不會變。”

他換上新營養液袋，隨口道：“趕緊籤天衡的搬遷知情書吧。靜養院下月合併進主城地下中心，算力重分配，這種重度腦衰竭的維持配額，每天還要縮減兩成。”

陸觀站在床邊沒鬆手，低頭盯著床單上的壓痕。

橫。豎。撇。

抽搐的肌肉是蜷曲的。剛才那一下，是指腹壓著床單走——像他在磨石上推刀，有力道，有方向。

陸觀把母親的手輕輕塞回被子，掖緊被角，指尖撫過那道褶皺，貼在她耳邊低聲說：“下週我還來。”

陸青禾睜著眼，渙散的瞳孔映著慘白的 LED 燈管，毫無焦距。

* * *

走出靜養院，天已全黑。遠處主城區的巨幅全息女明星懸在數百米高空，把鉛雲映得通紅。

陸觀走得很急，腦子裡全是那三道劃痕。

母親出事前是舊城地質勘探隊的測量員，最後一批用肉眼看經緯儀、用鉛筆在羊皮紙上畫等高線的人。她認得許多被「太一」標為“低價值、無須收錄”的舊字。

夜裡九點回到修復鋪，整條街黑透了，路面橫著幾臺被拾荒者撬開外殼的報廢清潔機器人。

只有修復鋪亮著燈。

陸觀跨過門檻。沈墨正踩在破木凳上，吃力地往門框頂上系一根紅繩。老頭右腿使不上勁，身子搖晃。紅繩底下，墜著一枚核桃大小、生滿厚重綠鏽的暗綠舊銅鈴，連鈴舌都是銅鑄的。

“看什麼？搭把手。”沈墨冷冷道。

陸觀上前扶住他的腰，幫他落地：“系這個幹什麼？”

“防賊。”沈墨拍掉手上的鏽粉，拄拐往裡走。

“這破地方連流浪漢都不來，哪有賊。”陸觀跟進屋。

小方桌上擺著那把磨好的短刀。沈墨已經用鹿皮擦淨了刀身，一尺二寸的合金鋼在鎢絲燈下泛著青幽幽的光。

沈墨停步轉身，盯了刀很久，眼神不像看手藝活，倒像看闊別幾十年的仇人，又像看快臨盆的胎兒。

“這把刀，你磨了八十七天。”沈墨聲音沙啞。

“八十六天半。”陸觀糾正。

“推了四萬兩千次，碎了九塊磨石，手上脫了六層皮。”沈墨扯扯嘴角，露出一口焦黃缺牙，“你把整塊鋼的脾氣，全摸透了。”

他轉過頭，渾濁的眼底忽然閃過一道極亮的光：“陸觀。”

“在。”

“這幾天晚上睡覺，”沈墨把鐵木拐往地上一頓，轉身走進裡間，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別怕做夢。”

裡間木門吱呀合上，燈熄了。

陸觀站在桌前，眉頭緊鎖。神經介面會在腦電波滑入 REM 期時釋放微電流，撫平一切神經擾動。正常人早就不做夢了，他也已有七八年不知夢是什麼滋味。

陸觀伸手握住刀柄。

冰涼的觸感順著老繭爬上手臂。刀的重量、刃口微弧、鋼材內部的應力分佈，在腦海裡清晰鋪開。三千把廢鐵，三年推拉，閉上眼他都能用指甲在空中分毫不差地畫出每一寸起伏。

陸觀吐出一口氣，熄燈躺下。後院廢刀堆在夜風裡偶有輕微的

金屬冷縮聲。

半夜兩點。

門外瀝青街上，第一盞太陽能路燈閃了兩下，“啪”地熄滅。

接著是第二盞，第三盞……整條街的照明瞬間切斷。連遠處天空的全息紅光都被遮蔽場硬生生割去一角，舊城第七區墜入絕對黑暗。

空氣裡的機油味被刺鼻的高壓臭氧味衝散。

“咔嚓，嗤——”

“咔嚓，嗤——”

沉重的機械液壓腳步聲由遠及近，每一步都有數百公斤重壓，震得地面碎石微跳。那是純軍用級外骨骼裝甲。

十幾個沉重的聲源封鎖了巷子前後路口，最後整齊劃一地停在修復鋪薄薄的木門前。

門外沒有呼吸聲，只有伺服電機低頻的待機微鳴。

風停了。

門框頂上那枚生滿綠鏽的暗沉銅鈴，毫無徵兆地——

“叮。”

自己響了一聲。

第二章

白日



天剛亮，黃色工程剷車就推平了舊城第七區的半條街。

舊電線、生鏽雨棚、廢鐵皮卡被剷鬥一路碾過，金屬撕裂聲刺耳，石灰粉塵嗆得人睜不開眼。

街坊們排著隊往警戒線外走，沒人說話。

馬大孀拖著兩隻全密閉的銀灰色恆溫行李箱，耳後的神經介面閃著綠光。天衡集團的搬遷補償款五分鐘前剛打進她的個人信用賬

戶，她一邊走，一邊在全息終端上確認了新城第三膠囊區的入住密碼。

路過沈墨修復鋪時，馬大嬸停了一下。

鋪門敞著。

沈墨搬了那把舊竹椅，正正當當地坐在門檻中央。身上還是昨夜那件洗得泛灰的舊長衫，包了黃銅的鐵木拐橫搭在膝頭，眼皮耷拉著，一動不動。

陸觀站在他身後半步，雙手垂在褲縫邊，指縫裡全是洗不掉的暗青色鐵鏽，腰桿挺得筆直。

“老沈……”馬大嬸張了張嘴，“搬吧，胳膊擰不過……”

她耳後的介面突然滴了一聲——接駁的公共飛行器兩分鐘後抵達。

馬大嬸眼神一滯，後半句話嚥了回去，扭頭拖著箱子快步走開。整條街的人都走空了。

“噲——”

頭頂壓下低沉的引擎聲。三架漆黑的重型四旋翼無人機壓低高度，探照燈直直打在修復鋪門前的青石板上，刺得人睜不開眼。

無人機後方，一輛加長黑色防彈懸浮車緩緩降落。車身塗著啞光奈米塗層，車窗是單向透光的鉛灰色，車門兩側刻著天衡集團的暗金天平標誌。

車門沒開，車頂的定向擴音器亮起藍光。

車廂內，天衡集團執行董事嚴棟坐在真皮按摩椅裡，面前浮著三塊半透明的實時監控光幕，映出他梳得整齊的銀灰短髮和一副無

度數金絲眼鏡。

擴音器裡傳出他溫和禮貌的聲音：

“沈墨先生，早上好。”

沈墨眼皮都沒抬，膝頭的鐵木拐紋絲不動。

“根據天衡集團舊城改造推進委員會第三次自動化裁決，您的房產拆遷協議已由超級人工智慧‘太一’依法代簽。”嚴棟的聲音隔著車窗傳出來，平得沒有一絲波瀾，“全部安置補償及超導冷卻站建設紅利點數，已劃撥至您的虛擬託管賬戶。感謝您對天華市城市算力發展的支援。”

他頓了頓：“現場拆除作業將於三十秒後開始。為了您的生命健康，請您與身後的學徒即刻移步至安全區域。”

話音剛落，四名全副武裝的安保警衛從車後踏步出列。

他們套著黑灰色的工業級鈦合金外骨骼裝甲，膝肘處的氣動液壓管線走一步響一聲“哧哧”。黑色防暴面罩封死整張臉，額頭只有兩顆生物識別紅外鏡頭一閃一閃，鞋底的防滑鋼齒在水泥地上鑿出一串白痕。

陸觀下頷繃緊，五指猛地攥緊，指甲掐進掌心的老繭裡。

沈墨閉著眼，乾癢的嘴唇動了動：“陸觀。”

“在。”

“別動。”

“……是。”

兩名外骨骼警衛徑直越過門檻，看都沒看沈墨一眼，直接闖進後院。

“呸當！”

後院的木柵欄門被機械足一腳踹碎。

緊接著，重型推鏟撞上了金屬。

“嘩啦啦——！”

後院小天井裡，那座風吹雨淋了三年的廢刀堆塌了。

整整三千把刀——陸觀十年間磨廢的鋼刀、淬裂的鐵胚、崩口的短刃，被兩具外骨骼裝甲合力推翻。數千把鏽刃互相撞擊刮擦，尖嘯著潑灑滿地，一直從天井漫到外間的門檻邊。

沈墨的眼皮抖了一下。

他撐著鐵木拐慢慢站起來，斷掉的右腿僵硬地往外拖了半步，身子晃了晃。

老頭低頭看著腳邊的斷刃。

層層疊疊的廢鋼裡，滑出一把極不起眼的小短刀，正好停在他的布鞋邊。

刀只有八寸長，刀身粗笨，開印歪歪扭扭，刃線上還有三個綠豆大的鈍口，鏽得像塊爛鐵。

那是十年前陸觀進鋪子的第一個冬天打出來的。那年他十六歲，滿手凍瘡，握不穩錘，磨了半個月才磨出這麼個玩意兒，被沈墨罵得狗血淋頭，隨手扔進了後院。

沈墨盯著那把八寸短刀，枯瘦的脊背慢慢彎了下去。

他沒看面前的鋼鐵警衛，也沒看天上的無人機，伸出發抖的右手，去撿那把鏽刀。

“警報。檢測到未授權人員接近作業核心區。”

一名警衛轉過身，胸前揚聲器發出機械音。腰間戰術掛架彈開，一柄半米長的黑色防暴電擊棍滑入掌心，電極頂端爆開藍紫色的電弧，噼啪亂響。

“請立即後退。倒計時，三，二……”

沈墨的指尖剛碰到冰涼生鏽的刀背。

警衛根本沒數到一。

機械臂帶著液壓推進力，裹著高壓電流，當胸一棍搗在沈墨瘦削的胸口上！

“砰！”

電弧瞬間爬滿整件舊長衫。

沈墨連哼都沒哼出一聲，整個人被掀飛出去，重重砸在門後的水槽邊。陶製儲水罐撞得粉碎，冰冷的泥漿水潑了他一身。老人倒在泥水裡劇烈抽搐，手指死死摳住碎石，指甲翻卷，鮮血染紅了泥漿。

“師父！”

陸觀喉嚨裡爆出一聲嘶吼，猛地撲上去！

太慢了。

沒裝神經晶片、沒穿外骨骼的血肉之軀，在現代工業暴力面前慢得可笑。

“警告，暴力抵抗執法。”

另一名警衛連身都沒轉，左臂外骨骼反手一記橫擺，小臂上的鈦合金防暴護甲硬生生砸在陸觀側臉。

“砰！”

陸觀腦中嗡的一聲，整個人橫飛出去，重重摔進廢刀堆裡。

鏽刀割破長褲，劃開手掌。他剛想撐起上半身，一隻沉重的機械戰靴已經踩上了他的後頸。

“咔嚓。”

碎石被碾成粉末。數百公斤的下壓力死死鉗住頸椎，把陸觀整張臉按進鋒利的斷刀堆裡。

冰冷的刀尖抵住面頰，割裂皮膚，溫熱的血順著顴骨流進嘴角。

“動一下，頸椎折斷率百分之八十七。”警衛面罩後傳出平直的電子音。

陸觀全身骨頭咯咯作響，肺裡的氣被擠得一乾二淨。他透過糊滿血水的眼皮和交錯的鏽刀，死死盯著三米外的水槽。

沈墨還在抽搐。

老人嘴裡湧出帶血的白沫，胸膛劇烈起伏，那根用了幾十年的鐵木拐斷成兩截，泡在泥水裡。

黑色懸浮車裡，嚴棟的聲音再次透過擴音器傳出來，溫和依舊：

“拆遷推進二組，注意電擊功率控制。現場全程接駁‘太一’法務雲端，一切行為均有資料鏈記錄，務必保證合規驅離，避免輿情冗餘。”

警衛收回電擊棍：“彙報，目標心率失常，已觸發三級醫療警報。”

天空中，一架白色急救無人機脫離航線，緩緩降落。

沈墨的抽搐漸漸停了。

老人眼底的光散開，胸口只剩極微弱的倒氣聲。

踩在陸觀後頸上的戰靴鬆開了。警衛退後兩步，在門前拉起黃白相間的全息隔離帶。

陸觀顧不上擦臉上的血，手腳並用地爬過去。碎鐵片扎進膝蓋，他渾然不覺，撲進泥水裡一把抱住沈墨冰涼的身子。

“師父……師父！”陸觀聲音發顫，嗓子眼全是血腥味。

沈墨歪在陸觀臂彎裡，渾濁發灰的眼睛費力地往上翻，看著陸觀滿是鮮血的臉。

他的右手微微抬了抬，掌心攥著一件東西。

是昨晚掛在門框上的那枚暗綠色舊銅鈴。老頭不知什麼時候把它扯了下來，死死扣在手裡，銅鏽劃破掌心也沒鬆開。

沈墨把銅鈴硬塞進陸觀帶血的掌心，枯瘦的五指反過來一把抓住陸觀的手腕，指節泛出青白。

血沫從他嘴角湧出來，聲音斷斷續續：

“今晚……握著刀……睡。”

陸觀咬緊牙關，眼眶通紅，拼命點頭：“我握著，我握著！”

沈墨的瞳孔開始擴散，抓著陸觀手腕的指甲卻幾乎嵌進肉裡：

“夢裡……別用……別用他們的規矩……打仗……”

“師父，你別說話了，救護機到了！”

兩臺白色醫療履帶機器人滑過來，機械臂探出除顫電極和強心針：“傷者心電圖已平直，正在嘗試體外電覆律。”

沈墨看都不看那些冰冷的電極。他死死盯著陸觀，渙散的瞳孔裡猛地迸出一絲厲色，吐出最後幾個帶血的字：

“鐘……不是用來殺人的……”

老人胸口猛地一挺，喉嚨裡滾出一聲低啞的哽咽：

“是用來……讓人醒的。”

抓著陸觀手腕的手，驟然脫力。

“啪嗒。”

枯瘦的手臂垂進泥漿，濺起幾星髒水。

醫療機器人胸前的紅燈轉為長鳴的黃光，電子音直接向雲端彙報：

“復甦失敗。確認生理學死亡時間：上午八時三十七分。死因：高齡急性心肌梗死。資料已同步至公共衛生資料庫。”

黑色防彈懸浮車緩緩升空。鉛灰色車窗後，隱約映出嚴棟端起咖啡杯的剪影。車身調頭，悄無聲息地駛向主城區。

推土機轟鳴著撞進鋪子。

陸觀死死抱著沈墨的屍體，被兩臺清障機器人硬拖出警戒線。身後木樑折斷，瓦礫、碎磚、水槽、磨石，在履帶下碾成一地碎末。

* * *

正午。

烈日烤乾了地上的血水。

陸觀坐在街對面的馬路牙子上，懷裡抱著一個黑色塑膠收納盒。

高溫等離子焚化爐只需要七分鐘，就能把一個人燒成一盒無機鹽，全自動完成，連隊都不用排。

陸觀右耳後沒有介面，口袋裡的舊式全息手環卻震個不停。

他摸出來，劃開螢幕。

本地新聞第一條推送：

【舊城第七區改造工程順利推進。拆遷現場一名七旬居民突發心性猝死，現場急救團隊處置規範，家屬情緒穩定。】

下面附著一張 AI 生成的善後流程圖，綠色的箭頭一路指向“圓滿結案”。

第二條推送是一段高畫質全息影片：

【天衡集團超級矩陣算力中心今日正式奠基。】

畫面裡，嚴棟身穿筆挺的深色定製西裝，胸前戴著天衡集團純金徽章，站在鮮花與紅毯中央。他微笑著拿起鈦合金剪刀剪斷綵帶，金絲眼鏡後的目光溫和儒雅。他身後，數百臺巨型工程機器人整齊列隊。

“……這是人類邁向絕對理性的又一里程碑。”嚴棟在影片裡從容開口，“在‘太一’的指引下，混亂的舊時代終將被有序的高維文明所取代。”

螢幕上方突然彈出一個淡粉色視窗：

【檢測到您近期遭遇重大親屬喪失事件，悲傷指數超標。是否開啟“太一”共情心理疏導服務？可為您免費提供七十二小時多巴胺神經微調體驗。】

陸觀面無表情地按向角落的紅叉。

關掉。

視窗再彈出來。

再關掉。

第三次彈出來時，陸觀抬手把全息手環狠狠砸在瀝青路面上！

“咔嚓！”

玻璃螢幕碎成蛛網，電路板爆出一簇火花，徹底黑屏。

四周終於安靜了。

陸觀站起身，抱緊懷裡的黑盒子，一步步走向對面的廢墟。

工程隊已經轉場去了下一個街區。沈墨修復鋪成了一片瓦礫，後院那座倒塌的廢刀堆因為回收價值太低，還攤在泥地裡。

陸觀把沈墨的骨灰盒放在半截殘存的矮牆上，挽起袖子，在廢刀堆前蹲下。

他伸手開始翻。

掌心的傷口還在滲血，他一把接一把地抓起生鏽的斷刃，扔到一旁。

兩百把。

五百把。

一千把。

鐵片撞擊聲在廢墟里一下接一下地響。

天黑透了。遠處主城區的全息霓虹亮起，把黑雲映成紫紅色。

直到夜裡十一點，陸觀十指指甲全部裂開，手指被割得血肉模糊。

在一塊沉重的青石板下，他摸到了一截冰涼、乾燥的硬物。

陸觀深吸一口氣，十指摳進石板底縫，小臂青筋暴起，喉嚨裡

壓出一聲低吼，硬生生把幾百斤重的青石板掀翻在地！

泥土裡，靜靜橫著一柄一尺二寸長的合金短刀。

那是他磨了八十六天半、推了四萬兩千次的第三千把刀。

屋塌了，石板碎了，壓在最底下的短刀卻通體泛著幽青微光。兩面開出的刃口極平，沒有半點鏽斑，沒有捲刃，連一個極小的豁口都沒有。

陸觀伸出滿是鮮血的右手，握住刀柄。

冰涼的觸感直透掌心。重心、弧度、鋼材內部的應力，全都一清二楚。

清晨沈墨用柺杖敲擊刀背的聲音，突然在他腦海裡響起：

“看刀不是看刃。你知道這把刀想砍什麼嗎？”

陸觀抬起頭，望向遠處主城區那座直插雲霄、亮著猩紅天平標誌的天衡集團總部大廈。

“我知道了。”陸觀低聲說。

* * *

子夜。

廢墟深處，陸觀撿了幾塊破門板，搭在殘垣上拼成一張床。

夜風穿過斷裂的鋼筋，嗚嗚作響。

陸觀和衣躺下。右手緊握那柄一尺二寸的合金短刀，橫在胸口正中；左手死死攥著那枚生滿綠鏽的暗綠銅鈴，銅鈴邊緣深深硌進掌心的血痂裡。

沈墨臨死前的三句話在腦子裡來回翻滾：

“今晚……握著刀睡。”

“夢裡……別用他們的規矩打仗。”

“鐘不是用來殺人的……是用來讓人醒的。”

全身的劇痛和疲憊一陣陣湧上來。

陸觀慢慢合上眼皮，意識直往下沉。

就在雙眼徹底閉合的剎那。

被他死死攥在左手掌心、分毫未動的那枚舊銅鈴——

“鎗。”

無風自響了一聲。

第三章

夢裡不要開槍



他在磨刀。

天沒亮，鋪子裡點著發黃的舊油燈。師父背對他坐在缺角竹椅上，拿一根竹篾，慢悠悠剔著煙鍋裡的殘灰。

“滋——”

水槽泛著渾水，青漿石咬住鋼刃，一下，又一下。

“師父。”陸觀喊了一聲。

老人沒動。煙鍋敲在竹椅腳上，“篤、篤”兩聲悶響。

陸觀低頭去摸水槽裡的合山細石。指尖剛探入水，水面猛地盪開一圈大波紋。沒有涼意，腳下的青磚地晃了一下。

地面從水槽四周寸寸捲曲、發黑、碎裂。鋪子、油燈、竹椅、師父的背影，無聲無息化作漫天黑紙灰。

腳下一空，陸觀直墜下去。

沒有風聲，骨頭被沉沉拽著往下墜。穿過幾層灰冷的霧，下墜驟停，雙腳穩穩踩上了冰冷堅硬的石板路。

陸觀猛地抬頭。

眼前是一座城。

天穹極低，一片深邃的幽藍。一輪大得反常的冷月懸在屋脊上，白得像新刮出來的鉛皮，在青黑街面上照出死白的光。

長街寬百丈，兩邊高樓林立。舊時代的灰磚挑簷裡嵌滿現代工業冷凝管，成排的排風扇無聲飛旋。

街上人很多，穿淡藍制式睡袍或整齊工裝，悄無聲息地穿梭。

一個男人迎面走來。陸觀下意識側身讓路，擦肩的瞬間，後背汗毛猛地豎起——

那人臉上光溜溜的，沒眉毛，沒眼睛，沒鼻子，也沒嘴唇，只有一張蒼白緊繃的肉皮。

不止是他。

整條百丈長街，成百上千的人，全頂著一張空白的臉。他們步速一致，不呼吸，不交談，在月光下安靜遊蕩。

無面城。

陸觀低頭看向右手。

掌心裡死死握著那柄刀。一尺二寸長，平頭直脊，合金短刀。

在現實廢墟里，這把刀又冷又沉；可在幽藍月光下，刀身的觸感清楚到了骨子裡。

陸觀不用低頭看，指腹、掌繭、小臂肌肉全跟整柄刀連在一起。三年推刀四萬兩千次，磨碎九塊砥石，刀胚內部每一處退火留下的晶格，甚至刃線上第三寸處那道比髮絲還細的天然冷紋，他都一清二楚。

三年的晨昏、汗水和鐵油，全凝在這三分鋼口上。

它不是死鐵，比陸觀自己的骨頭還清楚。

胸口忽然燙了一下。

一根燒紅的鐵絲從心底穿出來，死死拽住他的視線，拉向長街盡頭。

無面城正中心，立著一座數百米高的黑曜石巨塔。外壁流淌著猩紅光紋，把冷紅的光潑在數里之內。

塔頂，一簇刺眼的白光靜靜燒著。

嚴棟。

剛看見那座塔，心底就浮出這個名字。

白天被沈墨壓在粗瓷茶碗下的拆遷回執，上面蓋著執行董事的鮮紅電子印鑑，沾了師父的命。到了夢裡，那張紙化成一根看不見的紅線，一頭紮在嚴棟心口，一頭纏在陸觀的刀刃上。

殺人償命。

陸觀攥緊刀柄，邁步朝高塔走去。

* * *

高塔正門前是一片白色大理石廣場。

一道十米高的半透明淡藍光膜倒扣下來，罩住整座塔。光膜表面閃過“0”和“1”的資料流，透出刺骨的寒意——這是嚴棟腦波防火牆在夢裡的壁壘。

光幕內，數十名黑衣人來回巡邏。

他們臉上有五官，戴戰術護目鏡，穿黑色高分子防彈作戰服，是天衡集團重金僱傭的“夢境安保”。

大門石階最上方，一把紫檀木交椅上斜靠著箇中年護衛，穿青色寬袖長衫，懷抱沉香木拂塵，正閉眼打盹。

“踏。”

陸觀的布鞋踩上白玉石階。

“口令！”

最外圍的僱傭兵猛地轉頭，護目鏡後的瞳孔驟縮。

陸觀沒停，步子都沒慢半分。左手插在外套口袋裡，右手拎著泛青光的短刀，一步步踩著臺階往上走。

“未授權潛意識入侵！二級警報！”僱傭兵隊長暴喝，“開火！”

七八名安保同時抬槍。

陸觀眼底閃過一絲錯愕。

太慢了。

隊長看見陸觀的瞬間，腦子裡先閃過“槍”的念頭；接著潛意識開始構建引數：槍管膛線、擊針彈性模量、彈匣火藥配比；然後手

臂神經發出指令，抬槍，推彈上膛，拉開側向保險。

“咔嚓。”

撞針復位的聲音在空氣里拉得又長又扁。每一次機械咬合，僱傭兵的潛意識都要費力確認一次物理邏輯：確認子彈有火藥，確認撞擊會爆炸，確認氣體膨脹推走彈頭，確認空氣阻力和重力修正彈道。

他正用現實裡的定理，在夢裡硬搭一把槍。

每一步都拖泥帶水。

陸觀看得見隊長額頭滲出的冷汗，看得見重機槍黑洞洞的槍口一毫米一毫米往上抬，對準自己的眉心。

七八根食指同時壓向扳機，機簧緊繃。

“夢裡……別用他們的規矩打仗。”

沈墨臨死前帶血的話，在腦海裡炸響。

他們的規矩是算力，是槍械，是射程，是每秒三百四十米的音速，是「太一」定下的物理牢籠。

陸觀看著那根慢吞吞下壓的食指，握刀的右手沒有後拉，沒有蓄力，連揮刀的起手式都沒有。

他只看了一眼十米外那個僱傭兵的咽喉。

三年，四萬兩千次。

不用想什麼是刀背、刀刃、割裂力矩。刀就在那兒。

念起，刀至。

“唰！”

一道清亮的青色光弧在長廊裡一閃而過。

隊長的扳機才壓下三分之一，動作就徹底定住。

沒有血漿飛濺。他的咽喉正中浮出一條極細的白線。

白線亮起，整個人從作戰服到骨頭寸寸碎成灰白微光，在月光下無聲熄滅，連半聲慘叫都沒留下。

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第七個。

陸觀往前邁了一步。

青色刀光接連亮起，持槍的人影成片化作紙灰。那些剛出膛、還沒脫開槍口的虛擬子彈，失去意識支撐，當空退化成一團團資料亂流，散在夜風裡。

三個呼吸，數十名夢境安保走了個乾淨。

“放肆！”

臺階頂端炸開一聲厲喝。

椅背上的青衫護衛驚醒，臉色煞白。他猛拍懷裡的沉香木拂塵，騰空躍起，咬破舌尖，一口虛幻的精血噴在半空。

“乾元有敕，九地鎮方！起！”

轟隆一聲，一面兩丈高的青銅重盾立在他身前。

盾面鑄著饕餮吞口，周圍排滿古篆字，青灰銅鏽斑駁，金色雷光在符紋間滾動。

“無知狂徒，安敢犯我闡派道場！”青衫護衛雙掌死死頂住盾背，把全身念頭都灌了進去，“滾回去！”

陸觀停在臺階中央，仰頭打量那面青銅大盾，眼睛微眯。

他在沈墨鋪子裡修了十年舊物。漢代銅鏡、宋代銅鼎、清末銅香爐，他親手化過生銅，調過銅錫比例，在炭火裡用砂模澆過銅胎。

真銅入模冷卻，會有氣泡逸出，在器壁深處留下細砂眼；年代久了，銅綠從晶格深處往外長，分成粉狀鏽和硬斑鏽，絕不是表面塗一層均勻的綠漆。

可眼前這面大盾，邊緣平整得像全息投影畫出來的貼圖。

沒有厚度，色澤太純，銅鏽太齊，連澆築口打磨留下的合範痕跡都沒有。

假的。

一個只在腦子裡背過“堅不可摧”四個字、連一斤爛銅都沒摸過的人，憑空捏出來的空殼。

陸觀抬起短刀，刀鋒對準銅盾左側邊緣那道單薄的虛縫。

“你懂什麼叫銅嗎？”

刀沒劈那顆猙獰的饕餮獸頭，順著平整虛假的側邊，像裁紙刀劃過宣紙，輕輕切了進去。

“嗤啦——”

沒有金鐵交鳴。

兩丈高、雷光纏繞的青銅巨盾一碰上鋼刀，上面的符篆瞬間扭曲崩塌。

一聲裂帛悶響，整面青銅大盾連著盾後青衫護衛驚駭的臉，從正中整整齐齊劈成兩半！

青衫護衛僵在半空，金絲法袍從眉心裂開血痕，身子急速化作流光。他死死瞪著陸觀，喉嚨裡嗚嗚抽氣：“你……你沒有受籙……”

你手裡只是凡鐵……你到底是哪一宗的……”

陸觀收刀，從他快散盡的虛影裡穿過去。

“沈墨修復鋪，學徒。”

“蓬！”

青衫護衛炸成一捧光雨，散在石階上。

* * *

塔頂是一片露天平天台。

幾百塊半透明全息光幕在半空旋轉，滾過天華市各區的電力配給、算力負載，還有成千上萬底層平民的生理監測曲線。

正中央的黑色真皮軟椅上，嚴棟穿一件絳紫色真絲睡袍，手裡端著半杯紅酒。

陸觀踏上天台。

“啪！”

嚴棟手裡的酒杯砸在地上，紅酒潑了一地。他猛地站起身，臉色慘白，踉蹌後退一步：“你……你怎麼進得來？外面的保鏢呢？闖派的護衛呢？！”

沒人應他。神經防火牆連一次警報都沒發出去。

“你是誰？外城區的反抗組織？還是黑水財閥派來的刺客？”嚴棟壓著嗓音裡的顫抖，伸手去推鼻樑上並不存在的眼鏡，語速飛快，“不管他們給你多少錢，我給十倍！百倍！你在現實裡要什麼？深層神經改造？新城區的獨立莊園？還是「太一」的永生級腦波備份？只要你退出去，明早八點，天衡法務部把所有資產轉進你賬戶！”

陸觀沒說話，踩著滿地光幕殘片，一步步往前走。

染血的布鞋在地面印出泥痕，短刀低垂，刀尖斜指地面。

“我們可以談！”嚴棟退到天台邊，後背重重撞上冰冷的合金欄杆，身下就是萬丈深淵。他盯著陸觀那張毫無表情的臉，嗓子劈了，“你到底想要什麼？！”

陸觀停在他身前三步。

夜風吹動單薄發灰的粗布外套。

“天衡集團舊城第七區算力擴容專案徵收令。”陸觀聲音很平，“執行董事，嚴棟。”

嚴棟愣住：“什麼？拆遷？那是演算法核定的！是「太一」的推演結果！我只是簽了個名，那不過是一張紙！”

“對，你簽了一張紙。”陸觀抬眼看著他，“那張紙上，有我師父的命。”

嚴棟瞳孔猛縮，張嘴要喊。

刀光一閃。

那是第三千把刀磨了三年的弧度，一刀橫掠。

嚴棟的頭顱連同真絲睡袍齊齊斷開。資料流和灰白意識殘渣轟然爆碎，捲起漫天白屑。

塔頂那簇核心白光，滅了。

“轟——！”

黑曜石巨塔失去支撐，從頂端向下瘋狂坍塌，磚石與資料符文寸寸崩解，朝無面城的深淵砸落。

陸觀站在崩塌的塔尖殘骸上，任由失重感將自己吞沒。

.....

千米外，一座傾斜的鐘樓尖頂。

一個高挑女子立在飛簷邊，穿一件冷白色風衣，烏黑短髮齊耳，右手指尖垂著一根極細極長的暗金色繩索。繩索沒有分量，在月光下泛著微光。

從頭到尾，她都沒出手，指尖的金繩也沒晃過半分。

直到黑曜石巨塔化作煙塵，她才低聲開口：

“一個初入夢境的新人，沒有受籙，沒有觀想神明，用一把凡鐵磨出來的刀，格殺了闡派護衛，斬了天衡董事……”

女子抬頭看了一眼天上的鉛月。

狂風捲過，鐘樓頂端空無一人。

* * *

“呼——！”

陸觀猛地睜眼，從破門板上彈坐起來，嗆咳不止。

天亮了。

四周是沈墨修復鋪倒塌的斷壁殘垣，斷鋼筋和碎青磚上掛著一層薄霜。矮牆上，沈墨的黑色骨灰盒立在晨光裡，落了一層細灰。

陸觀低頭看自己的手。

左手死死扣著那枚生滿綠鏽的暗沉銅鈴，銅鏽嵌進掌心肉裡；右手牢牢攥著一尺二寸長的合金短刀。

雪亮平整的刃口正中，不知何時多了一道極細的殷紅血線，從刀尖一路貫到護手。

陸觀用拇指用力抹了兩下。

擦不掉。

那道紅線已經沁進鋼材深處，隱隱發燙。

“叮咚。”

扔在旁邊的碎手環閃了一下，在半空投出一道扭曲的淡藍光幕。
晨間六點整的突發新聞彈了出來：

【緊急播報：今日清晨五點四十二分，天衡集團執行董事嚴棟於主城區私人住宅內突發大面積腦幹壞死，經搶救無效，確認腦死亡。】

【同處該住宅內的十一名專業睡眠安保人員，於同一時間出現集體性神經崩潰，全員腦死亡。】

【現場未發現暴力入侵及外傷痕跡。針對此次罕見群體性意識脫失事件，聯合議會特別機構「鎮夢司」已正式介入調查。】

光幕閃了兩下，徹底燒燬，冒出一縷青煙。

“鎮夢司……”陸觀低聲唸了一遍這三個字。

“沙，沙……”

外頭街上傳來輪胎壓過碎石的輕響。

一輛純白、沒有車牌和任何行政標識的懸浮車滑過來，穩穩停在坍塌的門檻前。

車門無聲滑開，一雙黑色平底長靴踩上瓦礫。

穿冷白色風衣、留齊耳短髮的年輕女人走下車。她沒戴神經介面和護目鏡，右手插在風衣口袋裡，目光穿過塵埃，直接落在陸觀和那把帶血線的短刀上。

第四章

睡眠健康局



廢墟外停著那輛純白懸浮車。女人踩過碎石走來，步子極輕，冷白色長風衣垂到小腿上方，齊耳短髮下露出一張冷白的臉。

陸觀坐在破門板拼成的床鋪邊，沒有動。他右手垂在膝側，扣著那柄一尺二寸長的平頭短刀；左手緊攥著生滿綠鏽的暗沉銅鈴，銅鏽嵌進掌紋。

昨夜夢裡，高塔傾塌前，千米外的傾斜鐘樓尖頂上就立著一道

白影。當時隔著意識亂流，只看見一抹白和指尖微光。眼前這女人也是一身白，手腕從袖口露出一截，腕骨上纏著一圈暗金色細繩，與這片滿是機油和數字訊號的世界格格不入。

女人在三步外停下。她的目光掃過陸觀臉頰上的劃痕、指甲裂開的手，最後落在他身側那把帶殷紅細線的短刀上。

“陸觀先生？”

她抬起左手，指尖微屈，掌心上方浮起一張半透明的全息證件。

【太一城市服務·睡眠健康局】【回訪專員：謝知微】

“昨夜清晨，天華市主城區記錄到一次罕見的群體性神經脈衝擾動。”謝知微收起投影，“按照《城市人口睡眠安全管理條例》第三款，健康局需要對異常波動區域周邊居民進行例行巡查與回訪。”

陸觀抬眼掃視四周。

第七區的住戶兩天前就搬空了，沈墨的修復鋪昨天上午被推成了瓦礫。方圓兩公里除了巡邏的工程機械和清障機器人，連條流浪狗都沒有，只剩他一個人坐在爛門板上。

“周邊居民？”陸觀聲音沙啞。

“例行詢問，回答越簡單越好。”謝知微也沒打算掩飾這個藉口，右手插回風衣口袋，“昨晚幾點睡的？”

“十二點前後。”

“睡了多久？”

“天亮醒的。五六個小時。”

“中間有沒有驚醒、心悸、肢體抽搐？”

“沒有。”

“有沒有做夢？”謝知微語調平直，眼睛卻極細微地眯了一下。

陸觀握刀的手指鬆緊未變，指腹貼著冰涼的合金刀刃：“做了。”

“夢見了什麼？”

“夢見我師父。”陸觀垂眼看著腳下被電擊棍擊穿碳化的木料，“夢見鋪子還沒塌，後院的火爐還熱著。他在煮釀茶，我在旁邊磨刀。”

前半句是實話。昨夜沉入無面城前，他的確在崩塌的夢境邊緣看見了沈墨的背影。

謝知微沒有調出光屏記錄，目光從陸觀的眼眶、咽喉一路滑到右耳後。那裡只有粗糙的皮膚和碎髮，沒有微型切口，也沒有皮下神經插孔。在公元 2186 年的天華市，一個二十六歲的成年人沒有神經介面，比在垃圾堆裡翻出純金古錢還罕見。

她的視線移向他左手腕。那隻舊式全息手環外殼凹陷，螢幕裂成蛛網，閃著接觸不良的雜光。

“沒有神經介面，依靠低靈敏度外接裝置。”謝知微陳述道，“醒來後，有沒有偏頭痛？或者耳鳴？”

“沒有。”

“以前經常做夢嗎？”

“七八年沒做過了。”

風吹起她的風衣下襬，露出裡面的黑色修身制服，腕上的暗金細繩在晨光下泛起一抹暗芒。

“沈墨的事，我很遺憾。”她忽然換了話題，“官方給出的死亡報告，是高齡心源性猝死。清障過程符合非致命性驅離規範。”

說到“官方結論”時，她的呼吸停頓了一瞬。

陸觀抬頭迎上她的視線：“你信嗎？”

謝知微不答，反問：“你恨天衡集團嗎？”

“恨有什麼用。”陸觀答得很快。

昨天上午被外骨骼警衛踩進碎刀堆時，這話是真的。可今天早晨，他的刀刃上多了一道洗不掉的血線，他已經知道這把刀能砍到哪裡。

謝知微轉過身，靴底碾響碎瓦，看著遠處初升的太陽：“今早六點的新聞，看了嗎？”

“手環壞了，看不太清。”

“天衡集團的嚴棟，在自己的安全屋裡死了。”謝知微背對著他，字字清晰，“同處一個深度睡眠安保艙裡的，還有十一名專業睡眠安保人員。全員腦幹損毀，無一生還。”

她猛地轉回身，盯住陸觀的臉：“十二個人。十二條命。”

陸觀搭在膝蓋上的手指往裡摳了一下，頂住粗布褲料。

昨夜黑曜石巨塔的走廊裡，那十幾道端著重機槍的人影在慢鏡頭裡拉栓、瞄準，被他一刀斬成飛灰。在夢裡那只是擋路的影子，直到此刻，他才意識到現實裡有十二個人在同一秒斷了氣。胸口發沉，但他臉上沒動分毫，只是把右手的刀柄握得更緊了一分。

沈墨倒在泥水裡嚥氣的時候，也沒人問過那是一條人命。

謝知微的視線順著他的手臂滑下，定格在那把一尺二寸長的短刀上。合金軸承鋼打底，平頭，直脊，雙血槽。兩面開印十七度的刃口中央，一道極細的殷紅血線順著鋼紋蔓延，散著肉眼難辨的溫熱氣流。

廢墟上空，一隻機械鳥盤旋著發出電子蜂鳴。

謝知微盯了那把刀很久，輕聲問：“你磨的？”

“嗯。”陸觀說，“三千把裡，最後一把。”

謝知微往前邁了半步，抬手探向刀刃，指尖直奔那道血線。

陸觀瞳孔一縮，全身肌腱驟然繃緊。

距離刀刃還有半寸，謝知微停住手，收了回去，連袖口都沒擦到刀背。她沒問雙血槽，沒問血線，也沒問一個學徒為什麼大清早把出鞘的刀橫在膝頭。她的目光掃過他左手裡露出半截邊緣的綠鏽銅鈴，同樣一言不發。

沉默了近半分鐘，謝知微從風衣內袋掏出一張裁切不齊的硬質植物纖維紙片，遞了過來。

陸觀接過。紙上沒有印刷體，只有一行黑色炭素墨水手寫的通訊識別碼，筆鋒凌厲。

“這是我的私人通道。”謝知微退後一步，“根據睡眠健康局的最新健康指引，近期的地磁與神經場環境不穩定。”

她頓了頓，聲音發冷：“這幾天，少做夢。”

陸觀捏著紙片，指尖泛白。

前天深夜，沈墨把銅鈴掛在門框上，坐在竹椅裡喝著苦鹹茶，說的是：“這幾天睡覺，別怕做夢。”

一個讓他別怕，一個讓他少做。

陸觀沒吭聲，把紙片塞進工裝褲口袋。

謝知微轉身走過碎石堆，拉開車門坐進副駕駛席。純白懸浮車無聲升起，順著舊城區幹道疾馳而去，很快隱入晨霧。

.....

車廂內一片安靜。

謝知微靠在椅背上，抬手輕撫耳後，接通加密深層神經通訊。耳畔響起一個威嚴的中年男聲：“謝使，第七區現場回訪結束了？”

“結束了。”謝知微看著窗外正在被拆毀的舊樓。

“目標嫌疑人陸觀，排查結果如何？嚴棟的死，與沈墨生前留下的殘存意識體是否存在關聯？”

謝知微腦中浮現出那個沒有介面的耳後、橫在膝頭的血線短刀，還有那枚綠鏽銅鈴。

“暫無結論。”謝知微平靜道，“目標無神經接入裝置，神魂波動在正常生理閾值之內。現場未發現高階具象殘留痕跡。”

那頭沉默了兩秒：“知道了。天衡那邊施壓很緊，聞天樞已經要求調取全城手工鍛造者的檔案。鎮夢司內部不能落人口實。你繼續盯著第七區，有異常隨時回傳。”

“明白。”

通訊切斷。謝知微解下左腕的暗金細繩，在食指上繞了一圈。指尖傳來繩索內部極其微弱的震顫，她神色如常地將細繩纏回手腕，閉上眼睛。

.....

廢墟里，晨霧散開。

“滋——滋啦——”

斷磚上的手環殘骸突然冒出一陣電流聲，裂成蛛網的螢幕閃了幾下，彈出一道扭曲的淺灰色投影：

【尊敬的陸觀先生：】【經超級人工智慧「太一」綜合核定，原舊城第七區十七號商戶（沈墨修復鋪）拆遷補償協議已執行完畢。】【鑑於原所有人沈墨先生已故，您作為其系統唯一登記學徒及遺產承繼人，補償款共計：742,918.52 點，已正式劃轉至您的個人託管賬戶。】【附言：感謝您對天華市城市發展與算力擴容專案的理解與支援。祝您生活愉快。】

七十四萬兩千九百一十八點五二。

一條人命，一間老鋪，後院三千把廢刀，在演算法裡就折成了這串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的數字。

陸觀盯著看了一會兒，面無表情地伸出手指，重重按滅投影。

手還沒收回，手環揚聲器突然發出一聲微弱的“滴”。

那是最高優先順序的強制醫療監護推送。光幕再次亮起，跳出一行紅色日誌：

【監測源：第七靜養院，302 特護病房。】【物件：陸青禾。】【記錄詳情：受監護人（腦波長期基線：0.02）於今日清晨 05:42:11 出現突發性高頻皮層電位脈衝，波幅超出安全閾值 400%，伴隨不可自主性微動作，持續時間約 41 秒。現電位已回落至靜止基線，生命體徵平穩。】

陸觀渾身僵住，死死盯著那串時間戳。

清晨五點四十二分。

六點的早間新聞裡寫得清清楚楚——天衡集團執行董事嚴棟，死於清晨五點四十二分。

第五章

空殼



05:42:11。

紅字在碎裂的螢幕上跳動。陸觀盯著這行醫療脈衝日誌，腦中對了一遍晨間新聞裡嚴棟腦死亡的通報。

分秒不差。

他吸進一口混著石灰粉和焦糊味的冷氣，抬起手指，點向手環殘骸上的公共交通叫車介面。

“咻啦”一聲微弱電弧響過，螢幕閃出幾道紫色雜波，微型光伏晶片徹底黑了下去。

舊城輕軌早停運了。陸觀垂下手，站起身，準備走過去。

動身前，他把廢墟收拾了一遍。

磚堆旁扔著沈墨被警衛撕破的深灰粗布長衫。陸觀撿起來，單手按住衣襟，猛地撕下一條兩指寬、三尺長的布條。他拿起門板上那把一尺二寸長的平頭短刀，從護手起一圈圈纏緊，把整柄短刀連同刃口那道隱隱發燙的紅線全包在裡面，只留出刀柄。

他反手把刀插進後腰工裝褲皮帶內側，拉下舊夾克遮住。

那枚生滿綠鏽的暗沉銅鈴，塞進襯衫貼胸的裡袋。冰涼的金屬隔著薄布貼緊肋骨。

矮牆上放著裝沈墨骨灰的黑色塑膠收納盒，分量很輕。陸觀從塌櫃底下翻出一隻洗得發灰的雙肩帆布包，把骨灰盒和那本舊版《封神演義》放進去，拉好拉鍊，扣死胸前安全扣。他不能把師父留在滿是清障機械的瓦礫堆裡。

謝知微留下的那張私人通道硬質紙片，被他塞進全息手環背面的電池卡槽，卡緊。

走之前，陸觀在坍塌的後院碎石堆裡轉了兩圈，翻看碎磚和被推土機碾爛的工具架。

沈墨那根斷成兩截的鐵木拐杖不見了。四周只有深深的履帶印和碎鐵屑。時間不早，他沒再深扒，踩著碎瓦走出第七區封鎖警戒線。

.....

高架輕軌斷了電，鏽跡斑斑的軌道橫在半空。陸觀順著軌道底下的陰影往城郊走。

主城區上空懸著半透明光幕，太一溫和的合成音在城市上空迴盪，播報今晨空氣質量指數、城市算力負載和晨間問候。高架橋下偶爾滑過無聲的懸浮公車，窗內坐滿趕路的安居者。

他們耳後都貼著泛淡藍或淡綠冷光的微型介面。有人靠窗閉目，嘴角掛著滿足的笑；有人嘴唇微動，對著空氣向太一諮詢今天的安排。

行人與陸觀擦肩而過，沒人看他一眼。

他穿著沾滿機油灰土的帆布夾克，揹著鼓囊囊的包，臉上有擦傷，十指指甲烏黑充血，耳後只有一片粗糙完好的皮肉。

陸觀步子邁得很大，鞋底摩擦著瀝青路面，右手插在口袋裡，指尖捻著磨刀留下的硬繭。

他在想昨夜的夢。

嚴棟的黑曜石塔，開槍的夢境安保，青衫護衛召出的空心青銅盾，還有最後一刀劈進嚴棟身體時的手感。夢裡沒有血，也沒有骨頭碎裂聲，只有散開的虛影。

可今天早晨，天衡集團最高規格的安全屋裡直挺挺躺著十二具屍體。沒有外傷，沒有中毒，沒有物理破壞，全都是瞳孔放大、腦幹壞死。

陸觀抬頭，看了一眼遠處折射著刺眼金芒的天衡集團雙子大廈。

夢裡的刀，真能落到白天來。它斬斷的東西，肉眼看不見，卻能要人的命。

.....

走了兩個半小時，城郊的建築漸漸稀疏。

緩坡上立著三棟六層紅磚老樓，外牆隔熱漆皮大片剝落。這裡是第七靜養院，半個世紀前是公立綜合醫院，後來改成慢性神經退行性疾病託管所，如今成了太一判定“無恢復價值個體”的停放地。

陸觀推開斑駁的玻璃門，刺鼻的次氯酸消毒水味撲面而來。

走廊兩側堆滿貼黃封條的週轉箱，幾個清潔機器人正打包舊病歷和淘汰的監測儀，滾輪聲刺耳。下個月靜養院就要徹底併入主城地下第三醫療中心，樓裡沒剩幾個人。

陸觀繞開雜物，上到三樓 302 特護病房。

門虛掩著。他推門進去，屋裡拉著大半窗簾，光線昏暗。

單人病床上躺著消瘦的陸青禾。她穿著漿洗髮硬的藍白條紋病號服，雙手平放在被單外，睜著清澈的眼睛，直勾勾盯著天花板上壞掉的吸頂燈。她的臉呈出灰白色，顴骨微突。床邊的便攜維持泵“嗡嗡”輕響，往她靜脈裡推注營養液。

陸觀抬頭看向懸掛的舊監護儀螢幕。

心率：42。

呼吸：每分鐘八次。

螢幕中央，代表腦皮層電位活動的熒光綠線平直地停在 0.02。但在靠近左側三分之一處，綠線猛然垂直上衝，刺出一個尖銳的倒 V 形波峰，隨即又跌回基線。

時間標註：05:42:11。

門口傳來塑膠拖鞋踩水的聲音。五十多歲、眼眶青黑的夜班護

工羅嬌端著換藥托盤走進來：“小陸？今天怎麼過來了？”

陸觀轉身點頭：“羅嬌。”

“不是週日才來麼？”羅嬌放下托盤，揉了揉腰，看清他的臉，“臉色怎麼這麼難看？臉上全是傷……跟人打架了？”

“沒事，修東西碰的。”陸觀聲音沙啞。

羅嬌嘆口氣，從圍裙兜裡摸出一包壓痛的紙巾遞給他，指了指監護屏：“收到早上的報警推送了吧？嚇了一跳？”

“她早上怎麼了？”陸觀看著母親。

“我也納悶。”羅嬌一邊給輸液管排氣，一邊壓低聲音，“五點四十多，我做交接班前最後一輪查房，剛到門口，監測儀‘嗶嗶’叫瘋了。我衝進來一瞧，你媽那手……”

她停下手，掀開陸青禾身上的白床單：“你看。”

陸觀走近低頭。

陸青禾右手食指垂落的位置，粗棉布纖維被磨斷了十幾根，留下三道深陷的指甲壓痕。

一橫，一豎，一撇。

三道痕跡在原處反覆交疊，邊緣翻起棉絮毛邊，幾乎把床單戳破，比上週日他念書時留下的痕跡深了三倍。

“動了足有半分鐘，手指頭就在那兒死命劃拉。”羅嬌搖頭，“我幹了十五年，腦波掉到 0.05 以下的病人，神經早死了，哪來這麼大勁？早班交接的小劉非說是脊髓末梢電流反射。放屁，反射能照著一個地方死命劃拉？”

陸觀伸手，粗糙的指腹按在那三道凹痕上。布料凹槽裡還殘著

一點微弱的體溫。

橫、豎、撇。

他的指尖順著那道撇滑下，胸口悶痛。這不是反射。十年前那個雨夜，母親手裡的湯勺掉進碗裡，也是這樣死死抓著他的手腕，指甲陷進肉裡，嘴唇發抖，一句話沒說出來，眼裡的光就滅了。

“小陸，下個月合併的事，你得早做打算。”羅嬌輕聲提醒，“太一下了指導檔案，合併到地下中心後，像你媽這種沒有自主意識評級的病人，每天維持配額統一扣減兩成。”

陸觀收回手，撫平床單：“差額怎麼補？”

“去大廳自助終端問問吧。政策是死的，機器算出來的賬，少一個點都不注藥。”

“我知道了。”陸觀替母親掖好被角，走出病房。

……

一樓大廳中央立著白色的多功能綜合服務終端。

陸觀走近，頂部攝像頭轉動，淡藍光束掃過他的臉。

【識別完畢。公民：陸觀。無神經接入裝置。】【檢測到您名下關聯受監護人：陸青禾（特護病房 302）。】

“查詢合併後的維持配額補足方案。”陸觀說。

【正在調取天華市醫療保障與算力最佳化重組條例(2186 修訂版)……】【受監護人陸青禾，當前評級：重度不可逆腦皮層功能衰竭。自下月 1 日起，基礎生命維持能源與營養配給將下調 20%。】【該評估結果由超級人工智慧「太一」根據長期腦波活性資料自動生成，不支援人工行政申訴。】【如家屬申請維持原有生命體徵支援標準，需

按月支付專項差額維持費。當前標準費率為：3,466.66 點/月（摺合每年：41,600 點）。是否現在辦理預存？】

普通安居者一年的基本生活保障配額不過兩萬四千點。陸觀看著螢幕，開口：“一次性付清十年。”

光幕停頓了一瞬。

【十年維持費用總計：416,000 點。正在檢測付款渠道……】【檢測到您的個人託管賬戶當前可用餘額：742,918.52 點（資金來源：天衡集團第七區拆遷承繼補償款）。】【正在劃轉……劃轉成功。】【受監護人陸青禾的生命維持協議已成功續期至公元 2196 年 10 月 30 日。】【您的賬戶當前剩餘可用餘額：326,918.52 點。】【感謝您對家人的關愛。天華市市政與「太一」祝您生活愉快。】

陸觀站在終端前，垂在身側的雙手慢慢攥緊，指節泛白。

七十四萬點，是沈墨的命。不到兩天，這筆用師父的命換來的數字被他划走大半，給病床上毫無知覺的母親買下十年不斷供的營養液。機器算得真準，連小數點後的零頭都清清楚楚。

陸觀閉了閉眼，壓下翻湧的血氣，轉身走向走廊深處。

……

走廊盡頭的拐角，羅嬸正把一捆捆泛黃的舊紙質檔案塞進大紙箱。

“羅嬸，這都是什麼？”陸觀走過去。

“十多年前的老底子了。”羅嬸直起腰捶捶背，“那時候還沒全歸太一管，入院登記得手寫留底。現在搬去地下中心全數字化，領導讓把這些爛紙片挑出來，拉去碎紙廠銷燬。”

陸觀停下腳步：“十年前的也在裡面？”

“在，從 2170 年到 2180 年的都在那一堆。”羅嬌指指牆角幾個封了膠帶的紙箱，“怎麼，想看你媽當年的單子？”

“嗯。”

“找吧，快點，一會兒清運車就來了。”羅嬌擺擺手，轉身去拖另一個箱子。

陸觀蹲下，撕開標著“2175-2177”的紙箱。牛皮紙硬殼登記簿泛著黴酸味，他一本本翻找，抽出了《第七靜養院入院登記簿（2176 年度）》。

那年他十六歲。

他翻開脆化的紙頁，翻到六月，目光停住。

【患者姓名：陸青禾。年齡：39。職業：舊城地質勘探隊測量員。入院時間：2176 年 6 月 14 日。初步診斷意見：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不可逆）。備註：神經突觸結構完整，無外傷及器質性病變，自主意識活動完全喪失。】

十年來，關於母親病情的描述從未變過這幾個字。陸觀指尖微顫，往後翻了一頁。

【患者姓名：周成林。年齡：41。入院時間：2176 年 6 月 17 日。診斷：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

再翻一頁。

【患者姓名：方謹言。年齡：29。入院時間：2176 年 6 月 21 日。診斷：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

陸觀呼吸一滯，猛地加快動作往後翻。

【陳墨生，38 歲，7 月 3 日，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趙學禮，52 歲，7 月 11 日，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林素，24 歲，8 月 2 日，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

一頁接一頁。同樣的診斷，同樣的“無外傷及器質性病變，自主意識活動完全喪失”。

陸觀抿緊嘴唇，在心裡默數。

一個，兩個……十個……四十三個。

2176 年五月到九月，單這一家偏遠靜養院，就收治了整整四十三名腦子空掉的病人。

他合上冊子，抓起旁邊的“2175 年度”和“2177 年度”登記簿飛快翻閱。

2175 年，此類病患：零。

2177 年：一人。

2178 年：兩人。

只有 2176 年那四五個月裡扎堆出現。而那四十三頁檔案右下角，大半蓋著發黑的長方形紅章：【維持終止（家屬放棄）】。

“數什麼呢這麼出神？”羅嬌抱著一摞報表走過來，探頭一看，“喲，翻到這一年了。”

陸觀手指摳著牛皮紙書脊，沒抬頭：“羅嬌，這四十三個人，是怎麼回事？”

羅嬌看了眼封皮年份，嘆了口氣，把報表扔在箱子上：“那年鬧得兇。五六月份起，救護車一趟趟往這兒拉人，送來全一個樣——喘氣兒、心跳都好好的，可眼睛一睜，裡面什麼都沒了。針扎不哭，

火燒不叫。”

她瞅了眼牆角監控，壓低聲音：“那時候我們幾個老護工私底下都不叫他們病人，叫‘空殼’。”

“空殼？”陸觀抬頭。

“可不就是空殼。身子骨好好的，魂兒丟了。”羅嬌搖頭，“剛送來那會兒，樓道里全是哭聲。家屬去找政府、找治安所，說人好端端在家裡睡覺，早上起來就成木頭了。治安所查不出打架也查不出服毒，最後太一統一定性，叫啥‘未知型腦全域靜止’。”

“後來呢？”

“後來還能怎樣？”羅嬌苦笑，“這病治不好，天天花錢填無底洞。第一年家屬天天來，第二年隔幾個月來，到第三第四年，字一簽，章一蓋，管子一拔，拉走燒了算完。像你這樣每個星期都來、硬撐十年的……”

她看著陸觀，嘆道：“就剩你一個了。”

羅嬌又說了兩句，拖著箱子去了隔壁。走廊裡只剩清潔機器人的嗡鳴。

陸觀捧著登記簿站起身，走向 302 病房，在床前的塑膠圓凳上坐下。

母親依舊睜著眼，瞳孔映著慘白的光。

今天早上五點四十二分，嚴棟和十一名安保在安全屋裡腦幹損毀，肉身沒有半點傷痕——因為他在夢裡用那把磨了八十六天半的短刀斬了他們。

而十年前，母親和另外四十二個人，同樣沒有外傷、查不出病

因，一夜之間成了“空殼”。

今天清晨五點四十二分十一秒，他在夢裡揮刀斬殺嚴棟的同一秒，躺了十年的母親，用手指在床單上劃出了橫、豎、撇三道深痕。

陸觀伸手，握住母親冰涼乾枯的手掌。

如果夢裡的刀能切斷現實的生機……那十年前，是誰的刀落在了這四十三人的夢裡，把他們砍成了空殼？

病房裡只有維持泵低沉的震顫。

陸觀鬆開母親的手，拉開膝上的帆布包，取出那本纏著透明膠帶的舊版《封神演義》，翻到上週那一頁，低聲往下念。

唸到一半，他停下來，轉頭看向母親露在被單外的右手。

枯瘦的手指垂在床沿，紋絲不動。

陸觀一直坐到窗外天色暗紅，才合上書起身。他摘下手環，想拍下登記簿上的四十三個名字，鏡頭閃了幾下，畫面泛綠扭曲，拍出的兩張照片全是模糊的程式碼斷層。

他戴回手環，去護士站找正要下班的羅嬌借了一支快沒油的黑色圓珠筆。

回到床頭小燈下，陸觀翻開《封神演義》泛黃脆化的扉頁，伏身一筆一劃往下抄：

【陸青禾，2176 年 6 月 14 日。】【周成林，2176 年 6 月 17 日。】【方謹言，2176 年 6 月 21 日。】【陳墨生，2176 年 7 月 3 日。】
.....

筆跡極深，幾乎透穿紙背。扉頁寫滿了，就翻到封底襯紙接著抄，直到把四十三個名字和入院日期全部寫完。

陸觀吹乾油墨，把書重新用塑膠膠帶纏好，塞進帆布包，緊挨著沈墨的骨灰盒。

“媽，我下週再來。”

他拉好拉鍊，走出病房。

.....

入夜，舊城第七區徹底斷了電，只有遠處主城區的微光映出廢墟的輪廓。白天的工程機械已經撤離，夜風吹過斷壁殘垣。

陸觀踩著碎石瓦礫走回修復鋪原址，把帆布包端正地放在半堵青磚矮牆下的背風乾燥處。

“師父，我回來了。”

他低聲說了一句，挽起袖子跪在碎石堆裡，徒手搬開斷磚、扯開變形的鐵皮。

他在找沈墨用了三十年的鐵木柺杖。白天警衛動手時柺杖斷成兩截，沈墨倒下時死死攥著的黃銅拐頭那半截，一定還埋在底下。

白天裂開的傷口再次崩破，血混著石灰粉在掌心結塊。陸觀渾然不覺，只是一塊塊翻著碎磚。

半小時後，在坍塌的水槽邊緣，他的指尖碰到一截冰冷油潤的硬物。

陸觀動作一頓，扒開上面的三塊碎青磚。

一段兩尺長、黑沉如墨的木頭露了出來，一端包著磨亮的半截黃銅，銅皮邊緣滿是細密磕痕。正是鐵木拐的上半截。

陸觀撥出一口白氣，握住鐵木，從泥灰裡拔了出來。

木頭落入掌心的瞬間，陸觀眼神驟凝。

重量不對。

他在修復鋪磨了十年刀、推了數萬次磨石，雙手對重量的分寸早就摸透了。百年鐵木入水即沉，這兩尺長的實心木料本該有近三斤重。

可手裡這截，足足輕了小半斤。

陸觀屏住呼吸，藉著夜色裡的冷光翻轉斷拐，看向參差不齊的斷口。

黑沉密實的木質中心，原本該是樹心年輪的地方，赫然鑽著一個規整幽深的圓孔。

整根鐵木拐的內芯是空的。黑洞洞的孔道深處，正緊緊塞著什麼東西。

第六章

格物錄



斷口是參差的木茬，中心卻圓得極規整。

陸觀舉起那半截兩尺長的鐵木拐，藉著主城區折射過來的冷藍光暈往孔裡看。孔壁光潤平整，沒有毛刺，深處筆直。

這是人工用極細的沉頭長鑽掏出來的，手勁穩得沒有一絲抖動。如今的天華市，只有沈墨鑽得出這樣的眼。孔口內側的木肉泛著暗沉油光，那是幾十年桐油和汗氣滲進去結成的包漿。

這個孔，沈墨至少在三十年前就掏好了。

深處的黑影卡在內壁間，離斷口約四指深。

陸觀沒用手摳。他手指粗，指甲裡全是泥血，硬摳只會把東西頂得更深，擠碎邊角。他在碎磚瓦礫間掃視一圈，從腳邊扯起一根散落的鍍鋅細鐵絲。

鐵絲約半尺長，原本用來綁水管。陸觀刮掉上面的白灰，把鐵絲一端頂在青磚邊沿，手腕施力，將尖端折出一個不到兩分寬的小倒鉤。

他跪在背風的青磚矮牆下，屏住呼吸，右手捏穩鐵絲探入孔道。

鐵絲貼著光滑的木壁滑行。兩寸、三寸……指尖傳來阻滯感，軟中帶韌，隔著一層微澀的織物。

陸觀停手，手指微轉，讓倒鉤搭住那團東西的外緣。他不硬拽，藉著鐵絲的彈力一點點往外蹭。每挪半寸，就鬆一鬆手腕，免得鐵尖鉤破內層。

五分鐘後，一小截暗褐色的布角探出孔口。

陸觀丟開鐵絲，用兩根被碎石劃破的手指捏住布角，順著木管緩緩抽出。

“啪嗒。”

一卷拇指粗細的條狀物落在掌心。

入手很輕。外面裹著發硬的舊油布，透著陳年桐油的清苦味。油布外用雙股細麻線紮了三道，每道相隔兩指寬，收尾打了個扁平單結。結頭上壓著一滴半透明封蠟，沒有印章，只按著一個清晰的右拇指指紋。

陸觀盯著那個扁平單結。

在鋪子裡修古籍和舊碑帖時，沈墨總讓他打這種結：受潮不散，乾透易解，抽掉底下的半截活頭，整根麻線就能囫圇褪下，不傷紙皮。

陸觀用指甲挑碎封蠟，抽開線頭，把麻線一圈圈褪下搭在膝頭，緩緩展開脆硬的油布。

裡面是一卷手工抄造的桑皮紙，共十幾頁，邊緣泛著赭黃色，薄得能透出下一層的墨跡。因油布護著，紙頁沒有受潮蟲蛀。

陸觀將紙卷平鋪在掌心，指腹拂平捲翹的紙邊。

封皮正中豎排寫著三個毛筆小楷：

【格物錄】

字跡蒼勁瘦硬，正是沈墨寫了一輩子的柳體。大字下方有一行極小的小注：

【卷一·殘】

天上掠過一架夜間巡邏無人機，探照光束掃過廢墟，映亮陸觀沾滿血灰的臉。光束移開，四周重歸幽暗。

他翻開封皮，第一頁只寫了兩句話：

“知其形者，可造其影；知其理者，可使其真。”

陸觀低聲唸了兩遍，摸不著頭腦。沈墨修了一輩子舊貨，鋪子裡連臺全息掃描器都沒有，能造什麼影？

他翻到第二頁。上面是整整齊齊的四項綱目：

【格物之序：一日觀物，二日窮理，三日立象，四日具現。】

陸觀往後翻了翻，發覺厚度不對。第三頁到第九頁全是密密麻麻的小楷，標著“觀物篇”；再往後，“窮理篇”只剩半頁，下半截連同後面好幾頁被人用裁紙刀齊根割掉，斷口平滑。

殘頁之後，只剩兩頁白紙，上面分別孤零零地寫著“立象篇”與“具現篇”的標題，底下空無一物。

這就是封皮上的“殘”。

陸觀翻回第三頁，看向“觀物篇”的第一行。

【觀物者，不借他人之眼。】

這一行小字砸在陸觀眉心。

十年前他十六歲，母親剛倒下不久，沈墨領他進修復鋪。第一天早晨，沈墨拄著鐵木拐走到他面前，敲了敲他的手腕：“把那玩意兒摘了。”

那隻全息手環是母親送他的生日禮物，裝有太一的實時檢索程式，掃一眼不懂的機械結構，就能跳出三維拆解圖。陸觀捨不得摘。

沈墨直接扯下手環，扔進最底層的黑木抽屜，咋噠一聲掛上黃銅大鎖。

“在這兒幹活，不許問它。”沈墨聲音沙啞，“機器告訴你的，那是別人的眼珠子。你要學修東西，就用自己的肉眼看。看瞎了，也是你自己的。”

那一年，陸觀對著一堆散架的掛鐘零件坐了三個月，拆了裝，裝了拆。

陸觀手指下移，看向第二條。

【磨刀不求其利，求其知；刀廢則知其所以廢。】

後院那座比人還高的廢刀堆，在夜風裡透著鐵腥氣。

十年，三千把刀。

每一把廢刀都在他腦子裡留著印子：第一把是農具拆下的彈簧鋼，淬火太急，刃口崩出三個綠豆大的口子；第七把含碳太高，磨到第三天當中斷成兩截；第四十二把夾灰沒敲淨，開印露了砂眼；第二百一十把退火過了頭，軟得連杉木都削不進……

沈墨從不讓他賣廢刀，也不許重鑄，就讓它們堆在天井裡淋雨。

沈墨曾端著粗瓷茶碗坐在竹椅上說：“每把刀是怎麼死的，你都得看著。不知道它怎麼壞，就永遠不知道它怎麼才算成。”

陸觀呼吸發沉，順著字行繼續往下摸。

【看刀不看刃，看它想砍什麼。】

沈墨的原話，一字不差地印在紙上。

前天清晨，沈墨敲著第三千把刀的刀背問他：“你知道這把刀想砍什麼嗎？”當時陸觀滿腦子都是磨石阻力、洛氏硬度和十七度刃角，答不上來。原來這不是隨口考問，是書上的規矩。

他再往下看。

【推刀萬次，手知鋼性；鋼性入心，閉目可見。】

前天夜裡沈墨說過：“推刀四萬兩千次，磨碎九塊磨石，你摸透了它的脾氣。”

陸觀右手覆上後腰那柄用舊長衫布裹緊的短刀刀柄，緩緩閉上眼。

風聲、高架路上的懸浮車聲、無人機的電機聲瞬間遠去。漆黑的視野中心，一把刀清晰地浮現出來。

不是憑空想象的虛影，是實實在在的“看見”。

他看見一尺二寸長的平頭直脊，看見雙血槽裡極淺的推磨螺旋紋，看見刃口開印十七度的微小斜面。他甚至順著鋼鐵內部的晶格，看見兩次菜籽油淬火在刀身三分之二處留下的微弱應力回彎，看見重心穩穩落在護手前一寸三分處……

八十六天半，推刀四萬兩千次，磨碎九塊砥石。這把刀的硬度、脆性、重量、極限，全長進了他的手掌骨肉裡。

閉目可見。

陸觀猛地睜眼，胸膛劇烈起伏，冷汗順著額角傷口滑落。

這不是混飯吃的手藝。這是修煉。

沈墨用整整十年，逼他推開機器，把“觀物”的功課一錘一銼鑿進骨髓。直到今天沈墨死在廢墟里，他才藉著這卷殘紙，知道自己幹了什麼。

陸觀指甲深陷進掌心裂開的傷口，血涸溼布料，他卻毫無知覺。

他深吸一口氣，翻到那半頁殘缺的“窮理篇”。開頭是一句重墨圈起的口訣：

【意動則器行，理成則法現。】

下方是沈墨的批註：

【夢中之器，皆是心中所知之器。知一分，成一分；不知而強成者，空殼耳。】

文字在此中斷，底下被齊根切掉。

看著“空殼耳”三個字，陸觀腦中轟然一震。

昨夜無面城的高塔上，天衡僱傭的夢境安保端著重機槍，抬槍、

拉栓、瞄準，每一步都慢得滯澀艱難。而他只動了一個念頭，短刀便已掠過數十米長廊。

還有那個青衫護衛召出的饕餮古篆青銅盾。陸觀只看一眼就覺得假：盾太薄，邊緣沒有鑄造翻砂的厚度，紋路浮在表面。他跟沈墨修過漢代銅鏡，懂青銅胎骨的構造，一刀切向盾牌邊緣，那面銅盾便碎成紙灰。

“知一分，成一分……”陸觀低聲重複。

那些人用槍慢，是因為只見過槍殼，腦子裡還要按機械零件的規矩走；銅盾一觸即潰，是因為護衛根本不懂青銅，只憑想象捏了個空殼。

而他手裡的刀，是他在人間推了四萬兩千次、摸透了每一寸鋼性的真東西。念頭一動，刀就到了，因為刀本來就在他心裡。

陸觀目光移向窮理篇殘頁的空白邊緣。那裡有一行極細的鉛筆字，筆畫顫抖，是沈墨晚年手抖時用半截鉛筆頭補上的：

【第三千把磨成之日，給他。】

第三千把磨成之日，是前天。

那天夜裡，沈墨看著那把泛著幽青微光的短刀，把綠鏽銅鈴掛在門框上，對他說：“這幾天睡覺，別怕做夢。”

第二天早晨，外骨骼警衛推倒廢刀堆，沈墨倒在水槽邊，胸口停了跳動。

沈墨算著那三千把廢刀，等到了這把刀出爐，卻沒等到天亮把書交給他。

冷風捲起廢墟里的石灰粉，落在陸觀乾裂的嘴唇上。他沒有哭，

臉上肌肉未動，只伸出兩根粗糙開裂的手指，一遍遍撫平那行鉛筆字上的褶皺。

師父什麼都知道。知道夢裡怎麼殺人，知道槍為什麼慢、刀為什麼快。他守著破鋪子三十年，被人當成時代淘汰的殘廢瘋子，卻到死也沒提前漏過半句，只在臨終塞來一枚銅鈴，留下三句謎一樣的話。

“為什麼不早說……”陸觀喉嚨裡滾過一聲低語。

要是早說一天，警衛踹翻鐵堆時，自己會不會拔刀？

不會。陸觀緩緩攥緊手掌。昨天早晨，他連刀想砍什麼都不知道，就算拔刀，現實裡的外骨骼機械臂也能在半秒內捏碎他的脊椎。

他從貼胸口袋摸出那枚核桃大小、滿是暗綠銅鏽的銅鈴。

沈墨說：“鐘不是用來殺人的，是用來讓人醒的。”

陸觀輕晃手腕。銅舌撞擊內壁，發出一聲乾澀的“叮”，和尋常舊鈴鐺無異。可前天半夜外骨骼停在門外時，昨夜他閉眼之前，它都在沒人碰的時候自己響過。

陸觀把銅鈴塞回胸口，翻到《格物錄》最後一頁。

空白紙頁靠下的位置，留著淡墨草草寫下的最後一句話：

【山門在鐵聲裡，聽得見鐵的人自會找到。】

山門。鐵聲。

天華市到處是靜音懸浮車和吸音路面，工地用鐳射切割和聲波碎石，哪來的鐵聲？陸觀看不懂，但把這十四個字死死記在心裡。

警戒線外傳來清障重型卡車的引擎聲。這片廢墟留不了多久，明天工程隊的粉碎機就會把這裡碾成渣土。

陸觀低頭，順著摺痕把桑皮紙重新捲成圓筒。拉過桐油布準備包起時，他指尖在油布內層的夾縫裡摸到了異樣的厚度。

夾層裡還貼著一張紙。

紙質粗糙微黃，比桑皮紙硬韌得多。陸觀用指尖將它揭下，在膝頭展開。

是一幅精密的手繪地圖。

圖上用高硬度製圖鉛筆和墨線交錯繪出，標著經緯度網格、高程等高線和專業的地質構造符號，畫的是十年前尚未現代化改造的天華市舊城區全貌。

圖紙中下部，第七區與第六、第八區交界處，一片涵蓋數萬人口、十幾條老街巷的區域，被人用硃紅墨水筆畫了一個醒目的紅圈。十年過去，墨跡紅得發黑。

紅圈正下方的空白邊緣，寫著四個力透紙背的工程字型：

【丙子六月】

陸觀死死盯住那四個字。

沈墨教他修過清代曆書，他會算天干地支。今年是 2186 年，歲在丙戌。往前倒推十年，正是丙子年——

公元 2176 年，六月。

陸觀渾身的血瞬間冷了下去。

他一把扯過矮牆下的灰色帆布包，拉開拉鍊，抽出那本用透明塑膠膠帶纏緊的破舊《封神演義》，翻到白天在靜養院抄下的扉頁。

慘白的城市冷光落上泛黃的襯紙。

第一行：

【陸青禾，2176 年 6 月 14 日。】

第二行：

【周成林，2176 年 6 月 17 日。】

第三行：

【方謹言，2176 年 6 月 21 日。】

第四行：

【陳墨生，2176 年 7 月 3 日。】

夜風掠過半截矮牆，吹得那張手繪地圖的一角在黑暗中劇烈抖動。

第七章

無處可住



天亮了，風才歇下來。

陸觀靠在半截青磚矮牆下，一夜沒閤眼。

他低頭看著《封神演義》扉頁上圓珠筆抄下的四行字：

【陸青禾，2176 年 6 月 14 日。】【周成林，2176 年 6 月 17 日。】
【方謹言，2176 年 6 月 21 日。】【陳墨生，2176 年 7 月 3 日。】

丙子六月。地圖上的硃紅圈。還有十年前那個雨夜，母親手裡

滑進碗裡的湯勺，濺了一桌的湯水。

寒氣從破褲管鑽進骨縫。陸觀收起思緒，順著摺痕疊好那張從油布夾層揭下的手繪圖紙，夾回殘破的《格物錄》。他用泛黃發硬的桐油布把整卷桑皮紙裹嚴，拉過兩道雙股細麻線，打上沈墨教過的扁平單結。

紙卷塞進灰色帆布包最內側的夾層，緊挨著最底下那個裝有沈墨骨灰的黑色塑膠收納盒。

那截兩尺長、包著磨亮黃銅拐頭的半截鐵木拐也塞進包裡，拐頭露在拉鍊外半寸。貼胸口袋裡，核桃大小、生滿暗綠鏽斑的銅鈴貼著皮肉，整夜沒響，冷得硌人。

兩條街外突然傳來刺耳的轟鳴。

三輛重型履帶式清障工程車排成一線碾過瓦礫，後面跟著六臺兩人高的雙臂清障機器人，前端掛著大型液壓剪和剷鬥。

頭頂上，一架天衡集團塗裝的六旋翼巡邏無人機低空掠過，高音喇叭迴圈播放著合成女聲：

“市民朋友請注意。第七區廢墟清障工程將於今日正午十二時前完成全域地基平整。依據《主城區超導算力中心建設徵收細則》，所有滯留人員須於上午十一時前離開施工紅線範圍。逾期滯留者，將由城市治安協同系統強制帶離並轉入臨時收容程式。感謝您的配合。”

陸觀站起身，拍掉褲管上的土。一夜未眠，膝蓋有些發僵，眼前黑了一下，他身形沒晃，在修復鋪原址上走了一圈。

開了幾十年的鋪子只剩碎灰、斷木和雨水泡透的黑泥。後院天

井被推土機碾過兩遍，幾千把生鏽的殘鐵大半壓進爛泥深處，只露著零星幾截刀尖和變形的護手。

陸觀在靠近天井水槽的泥坑邊蹲下。

他十指全是前夜被碎石劃破的口子，幹血痂裡嵌著黑灰。他伸手進冰冷的爛泥，往下刨了半尺深，指尖碰到一截堅硬發澀的東西。

拔出來，是一把八寸長的短刀。

刀身很鈍，開印歪斜，靠近刀尖處有三個綠豆大小的崩口。

這是十年前他十六歲跟沈墨學手藝時，親手打的第一把刀。前天早晨，天衡的外骨骼警衛推倒鐵堆，沈墨就是彎腰去撿這把刀，才被防暴電擊棍擊中後心。

陸觀用手掌抹淨刀上的黃泥，從口袋摸出半截粗布條——那是前天從沈墨舊長衫下襠撕下來的，包完第三千把刀還剩這半截。

他把布條一層層纏緊短刀，打上死結，收進帆布包。隨後單肩揹包走出警戒線，在街沿的水泥馬路牙子上坐下。

他褪下左腕的舊式全息手環。

十六歲進鋪子那天，母親買給他的高階手環就被沈墨鎖進了櫃檯最底層的黑木抽屜，如今早埋進了廢墟。現在這只是系統配發的最廉價型號。前天正午他看著天衡的奠基影片和心理疏導提示，把手環砸在地上，昨天連車都叫不了，昨夜徹底黑屏。此刻微晶屏裂成蛛網，金屬殼翹起，裡面的多層柔性電路板扭曲變形。

陸觀從包外兜摸出兩樣從廢墟撿來的工具：一把頭崩了一角的平頭修表小起子，一截寸許長的廢電線細銅絲。

他卸下後蓋的微型螺絲。外殼撬開，散出一股焦糊味。

指甲挑起排線一看，微型鐳射投影光軸斷了，稜鏡碎成三截。

“用不著你投影。”陸觀低聲道。

他用起子撬斷鐳射發射模組的供電線，挑出碎稜鏡扔在腳邊，再用細銅絲在主機板供電電容和半寸見方的黑白輔助液晶屏之間飛了一根跳線。邊角碎裂的高畫質攝像頭他看都沒看，合上後蓋，擰緊兩顆還能咬住螺紋的螺絲。

拇指按住側面物理重啟鍵，默數五秒。

嗡的一聲，指甲蓋大小的黑白屏閃了兩下，跳出畫素字元：

【系統自檢完成……顯示驅動降級……網路重連中。】

積壓一夜的純文字摘要立刻瘋狂刷屏：

【天華市心理健康服務中心：檢測到您直系親屬（師徒關聯）沈墨先生離世，系統為您匹配了哀傷疏導 AI “靜瀾”，點選建立通訊……】
【天華市徵收補償結算中心：沈墨修復鋪拆遷補償款 742,918.52 點已劃入您的託管賬戶。】
【第七靜養院：醫療資源整合提示，下月起您代管賬戶的陸青禾女士將轉入地下第三醫療中心……】
【扣款憑據：已成功預扣十年差額維持費 416,000.00 點。當前賬戶可用餘額：326,918.52 點。】

陸觀按著側鍵往下翻，停在最底下那條三個小時前由太一主城管理中樞強行推送的高優先順序通知：

【無固定住所人員安置建議】
【方案一：申請新城第三膠囊公寓過渡單元。說明：入住須啟用耳後神經介面或佩戴全功能定位手環，接受社群微電流睡眠健康管理與每日門禁心率掃描。】
【方案二：進入城市臨時救助安置中心。說明：提供標準化六人睡眠艙，夜間腦

波頻段資料將按《城市公共衛生條例》實時同步至天華市睡眠健康局監測節點。】【方案三：投靠直系親屬。說明：系統檢索中……您名下無符合擔保條件的直系親屬，該選項不可用。】

陸觀盯著第二條末尾的“睡眠健康局”。

昨天清晨站在廢墟前的女人浮現在腦海——冷白色長風衣，齊耳短髮，食指上纏著暗金細繩。她自稱來自睡眠健康局，對他說：“這幾天，少做夢。”

嚴棟死在昨天清晨五點四十二分。十二個人在最嚴密的安全屋裡腦幹壞死，一槍未發。那夜的夢，他一個字都沒跟她說。

陸觀關掉通知，雙手插進夾克口袋。

嚴棟死了，天衡不會罷休，那個女人也已經查到這片廢墟。更要緊的是，一個二十六歲、沒有神經介面、沒有工作、沒有固定住處、後腰還藏著一把一尺二寸短刀的人，在太一管理的天華市太扎眼了。巡邏無人機每天掃過幾十次，用不了兩天，治安機器人就會以“社會遊民安全隱患”把他塞進收容所。到時候刀藏不住，人也會被關進戴腦波監測器的睡眠艙。

三十二萬多點能買營養膏和衣服，買不來“不被看見”。

沈墨以前磨刀時說過：“你要把一根鐵釘藏起來，別扔進水裡，水會幹；也別藏進泥裡，泥會被翻。最好的法子，是把它釘進一排一模一樣的柵欄裡。沒人會去數柵欄上有幾顆釘子。”

他得找個住處，更得找一份每天打卡、在系統裡被判定為“絕對無害”的正經工作。

陸觀抬起手腕，撥通了第七靜養院夜班護工羅嬌的號碼。

響了五聲，那頭傳來疲憊沙啞的女聲，背景裡響著醫療儀器的滴答聲：“喂？哪位啊？我這剛準備交班呢……”

“羅孀，是我，陸觀。”

“小陸啊。”羅孀語氣緩和下來，“怎麼一大早打電話？你母親的事放心，昨天你交了十年差額維持費，系統評級提上去了，下月轉去地下第三醫療中心也是特護區，營養液都是頂格配的，我跟白班交接過了。”

“謝謝羅孀。下個月並過去，手續大概哪天辦？”

“就這幾天，大概初三或者初四。”羅孀嘆了口氣，伴著換衣服的窸窣聲壓低嗓門，“並過去也好，這邊第七區一拆，到處停水停電。就是看著難受……昨天後半夜，又有兩家家屬撐不住，在系統上籤了‘維持終止’。都是十年前那批老病人，床位一撤，人拉去火化，病房裡那點舊衣服、舊相框，家屬看都不來看一眼。”

陸觀手指一緊：“那些東西，怎麼處理？”

“都是清點站的人來收。”羅孀隨口道，“推個小鐵車，帶幾個封條箱子，一樣樣拍照、登記、封箱，拉去他們大庫裡放著，按規矩放滿年限才銷燬。那幫清點員整天跟死人打交道，晦氣又累，現在的年輕人寧可在家躺著領低保也不幹，到處缺人呢……行了小陸，交班機器人過來了，不說了啊。”

“好，您慢走。”

通訊結束通話。

資源回收署，遺物清點站。

陸觀撥動手環側面的微型滾輪，調出太一的“體驗性勞動崗位

庫”。

排在最前面的是熱門崗位：

【手衝咖啡調配師（三區體驗店）·當前排隊人數：4,821 人】【城市綠化帶花草撫育員·當前排隊人數：6,109 人】【社群情感陪伴貓咪撫養員·當前排隊人數：12,044 人】【手工陶藝復古工坊學徒·當前排隊人數：8,990 人】

陸觀指尖飛快往下滑，一連翻過好幾頁，直到底層常年掛紅的“緊急空缺”欄：

【崗位名稱：遺物清點員（體驗性勞動崗·特種）】【所屬機構：天華市城市資源回收署·第三清點站】【工作地點：主城區邊緣及老舊街區（外勤）】【崗位職責：依市民申請或民政系統調派，進入逝者生前住所，人工核驗、清點、封存具有情感價值與個人紀念意義的舊物。】【法規特別說明：依據《天華市逝者遺物情感價值保護條例》第十七條，涉及人類情感聯結與記憶留存之舊物判定，為保障倫理底線，不得交由人工智慧完全代行判定。作業期間，清點員須獨立目測、手觸核驗，全程不得佩戴輔助視覺分析鏡、不得使用演算法推薦評估器。】【任職要求：能適應長時間獨處，具備基本舊物辨識能力，心理健康評估無重度自毀傾向。】【待遇保障：基礎營養與生存津貼（標準額度）；配發獨立單人間宿舍（位於第三清點站後勤樓）；夜間不排班，工作時間自主彈性。】【當前在崗人數：2/5】

陸觀的目光停在那行字上：“全程不得佩戴輔助視覺分析鏡、不得使用演算法推薦評估器。”

《格物錄》裡的字句在腦中浮現——知其形者，可造其影；知其理者，可使其真。觀物者，不借他人之眼。

不僅要求親眼看、親手摸，還配獨立單人間，沒有睡眠監測，夜間不排班。更重要的是，十年前和母親同批入院的四十三個人裡，凡是簽了“維持終止”的，遺物全會送進清點站的大庫。

陸觀直接按下申請鍵。

手環震動，揚聲器響起太一輕柔的合成音：

“申請人陸觀先生，檢測到您選擇的崗位心理負荷評級為 B+（高抑鬱與應激風險），該工作涉及頻繁接觸死亡殘留痕跡與孤絕環境。系統建議您優先考慮社群園藝類崗位。如您堅持申請，請簡述您的申請理由，以便後臺完成倫理匹配。”

廢墟那頭，推土機剗鬥狠狠砸在半截磚牆上，轟然作響。

陸觀抬起佈滿血痂和黑灰的手指，在側面物理鍵盤上敲下六個字：

【想親手做點事。】

點選傳送。

螢幕上的“資料上傳中”足足停了八秒，才跳出透過提示：

【初審已透過。】【請於明日上午九時，前往主城東南外環路 107 號·第三清點站參加入職面談。接待人：潘站長。】【系統溫馨提示：檢索到您當前處於‘無固定住所’狀態。根據相關保障條款，若明日面談透過，清點站後勤宿舍可於當日即時辦理入住。】

陸觀扣好手環，站起身。

前方，兩臺清障機器人開到修復鋪正上方，合金液壓臂高高舉起，轟然砸塌了後院殘存的青磚矮牆。煙塵四起，徹底遮住了廢墟。

陸觀沒有多看一眼，扯緊帆布包肩帶，把露出的半截黃銅拐頭

往裡按了按，雙手插進夾克口袋，順著老街向外走去。

穿過第七區臨時封鎖線，走到第二條街的十字路口時，他的腳步頓了一下。

街邊死角停著一輛無標識的啞光灰色廂式貨車，車窗貼著單向透光膜。

車身側後方的小巷入口站著三個人，身穿天衡集團工程安保部特有的深黑色防刺作戰服，胸口繫著暗金色天平徽記。

三人戴著單目光譜掃描器，手持金屬探測杆，正踩在被推土機碾平的後院泥坑裡。

一人蹲下身，戴著防靜電手套在爛泥裡摸索兩秒，拔出一截斷裂的生鏽刀身——那是陸觀兩年前磨斷扔掉的殘刀。

那名安保人員抽出透明的高阻隔防潮證物袋，小心地把斷刀裝進去封口，貼上帶條形碼的電子標籤。

他們身後的貨箱地板上，整整齊齊碼著三個灰色塑膠儲物箱，裡面已經裝了上百個一模一樣的透明證物袋。

他們不拆房，也不運渣土，正在泥坑裡一把一把地挖他這十年磨廢的三千把刀。

陸觀站在斑馬線邊緣，抬手隔著夾克碰了碰後腰。

那把一尺二寸長的短刀裹在粗布裡，透出一股微弱卻實在的溫熱。

綠燈亮起。陸觀收回視線，混入戴著神經介面的麻木人流，低頭走向通往城外的輕軌站。

第八章

清點站



陸觀在冷軋鋼板長椅上坐了一整夜。

他沒睡，也沒閤眼。帆布包抱在胸口，後腰那柄一尺二寸的短刀隔著長衫布條頂住脊骨，堅硬，微溫。

這裡是外環輕軌終點站的二十四小時自助候車廳，通宵亮著慘白的熒光，空氣裡全是陳舊合成消毒水和熱飲杯的蠟紙味。長椅每隔兩個座位就焊著一道防橫臥的鐵扶手。

頭頂換氣扇嗡嗡作響，每隔十分鐘，自動播報的女聲就提醒旅客保管好隨身物品。角落軟椅上蜷著幾個年輕安居者，耳後嵌著神經介面，眼皮輕顫，嘴角掛著涎水，臉上帶著淺笑——他們正沉在系統推送的晨間淺夢裡。

陸觀看著他們，手指隔著帆布包，按住裡面那截兩尺長的半截鐵木拐。

早上七點半，候車廳的氣壓門滑開，晨風裹著城外工業區的酸味灌進來。

陸觀起身，活動了一下發僵的雙腿，搓了搓乾澀的眼角，勒緊帆布包肩帶走出候車廳。

手環的黑白小屏亮了一下，電量還剩百分之三十七。主城東南外環路 107 號，距離這裡兩點三公里。

八點四十，陸觀走到一片灰磚牆外。

四周是高架橋和幾百米高的超導降溫塔。第三清點站縮在兩座高架橋墩的陰影底下，是一棟上世紀留下的四層老灰磚樓，牆皮大片脫落，露出暗紅磚芯。臨街鐵柵欄鏽蝕嚴重，門頭長條鐵牌上的紅漆剝落大半，只剩“……第三清點……”幾個殘字。

沒有全息路標，沒有引導機器人，也沒有天華市隨處可見的紅外熱感門禁。

虛掩的大鐵門中間掛著手指粗的鐵鏈，鏈上扣著巴掌大的老式鑄鐵掛鎖。門底滾輪已經脫軌，直接抵在水泥地上。

陸觀伸手按住冰涼粗糲的門框，往前推了半尺。

“吱——呀——”

生鏽的合頁磨出尖銳綿長的金屬聲。

陸觀手掌停在鐵皮上，側耳聽了聽尾音。

聲發沉，底子厚，是老熟鐵。

門後是個長滿青苔和牛筋草的天井。穿過天井是一樓正廳，大門敞著，光線發暗。迎面一排老式綠漆鐵皮矮櫃，空氣裡混雜著舊報紙、樟腦和幹灰塵的氣味。

正對大門的鐵皮桌後坐著個男人。

男人六十來歲，矮壯，微駝背，一頭花白短髮。他穿件洗髮白、領口泛黃的藍色帆布工裝，兩隻袖管高挽在小臂上。搭在桌沿的左手齊根少了一截小指，斷口皮肉呈光滑的暗紅色。

他耳後乾乾淨淨，沒有神經介面。手腕上扣著只磨得發亮的舊矽膠手環，螢幕正中央橫著一道裂紋。桌上攤著厚重的硬殼紙質登記簿，旁邊的掉瓷白搪瓷缸裡盛著半杯冷透的黑咖啡，表面結了一層薄油膜。

男人抬起眼皮看過來。眼白泛黃，眼角全是魚尾紋，瞳孔卻很聚光。

“陸觀？”聲音沙啞，像砂紙擦過鐵板。

“是。”陸觀把帆布包往上提了提。

“老潘。”

老潘沒起身，也沒看手環終端，拉開嘎吱作響的轉椅，彎腰從桌底拖出一隻褐色膠帶封嚴的瓦楞紙箱。

他掏出把普通摺疊小刀，單手挑開封條，兩手一掀，把東西一股腦倒在鐵皮桌面上。

咁當幾聲悶響，桌上多出七八樣物件：

一副斷了一條塑膠腿、纏了十幾圈透明膠布的老花鏡；一隻鍍金脫落、露出暗黃銅胎的懷錶，表蒙裂成蛛網；幾張受潮偏色發紫的薄膜封裝全息相片卡；一條泛著溫潤白光的天然海水珍珠項鍊，純銀搭扣上刻著老工匠戳記；一隻印著上世紀建廠紀念字樣的綠搪瓷茶缸，邊角磕出幾塊黑斑；一把中間斷了兩個齒的普通棗木梳子。

老潘把摺疊刀隨手扔在桌上，兩手插進褲兜，靠回椅背：“家屬只肯領一樣。挑。”

正廳裡很靜，只有牆角的機械石英鐘“嗒、嗒、嗒”地走著。

陸觀走上前，放下帆布包，先拿起那條珍珠項鍊。

珠子很重，觸手冰涼，搭扣上的銀鏤均勻，是在盒底壓了很多年的東西。線繩極新，沒有半點汗漬侵蝕的痕跡。他放下了。

他又拿起懷錶晃了晃。遊絲斷了，發條卡死。外殼磨損雖重，卻集中在背面，是長期裝在皮套裡磨出來的，不是手盤出來的。

相片卡、老花鏡、搪瓷缸。陸觀佈滿厚繭的指腹挨個摸過去，在每樣物件的邊緣和轉折處停留一兩秒。

最後，他的手停在那把棗木梳子上。

梳子很輕，邊緣被幾十年的油脂和皮屑浸得圓潤髮黑。中間斷掉的兩根齒，被一截極細的銅絲橫向穿透木肉死死綁住。綁法笨拙，銅絲打結的地方翹起，又被人用硬物反覆砸平，免得刮傷頭皮。

更早斷裂的第一根齒根部，木頭裡還留著一道發黑發綠的老銅絲印。

陸觀翻過梳背。背脊處有一道光滑的凹陷淺坑。

他把拇指按上去，嚴絲合縫。那是常年用同一個姿勢握梳子，千萬次推壓磨出來的指印。

陸觀放下梳子，抬頭看向老潘。

“挑完了？”老潘問。

“這把梳子。”陸觀說。

老潘眯了眯眼：“項鍊能賣四千點。梳子當柴燒都沒人要。”

“項鍊放盒子裡好多年沒戴過，線繩是新的，家屬自己會查估價。”陸觀看著木梳，“梳齒斷過兩次，綁了兩次。第一次斷了捨不得扔，找銅絲綁上；後來又斷一根，接著綁。梳背這道拇指坑，得握幾十年才能磨出來。她每天都用，壞了自己修。”

陸觀指尖在梳齒上輕輕一撥：“齒縫裡還有白頭髮茬。這是她活著的時候，抓在手裡最多的東西。”

老潘盯著陸觀那雙帶著舊傷和幹血痂的手，看了足足五秒。

隨後，他伸出缺了小指的左手，扯過一隻半透明自封袋，把棗木梳扔進去拉上封條；又把項鍊、懷錶和其餘物件掃回紙箱，一腳踹回桌底。

老潘翻開紙質登記簿，拿圓珠筆劃拉了一行字，把筆一扔：“明天早上七點。遲到一分鐘，扣半天工錢。”

陸觀垂眼：“錄取了？”

“不瞎，手不笨。”老潘端起涼咖啡喝了一大口，“這就夠了。”

他抹了把嘴角站起身。他個頭只到陸觀肩膀，但肩膀很寬，腳步踏得很實。

“站裡規矩，聽好了，我只說一遍。”老潘揸著手，領陸觀往廳

後的走廊走，“第一，進死人屋裡，東西只看、只摸、只記。除了一張嘴兩隻眼，別的東西不許動。多拿一根針，治安所不抓你，我打斷你兩條腿。”

“第二，不許問系統，不許開演算法評估。拿你的手摸，拿你的眼看。敢戴那玩意兒進去查估值，趁早滾蛋。”

“第三，家屬領的，當面交割，籤紙質回執，蓋指紋；家屬不要的，或者沒家屬的，封箱、貼條、運回來入庫。分類按規程來，能回收的入回收庫，有情感價值的入未領庫。”

“第四，進屋一個人，出屋一個人。別跟鄰居閒扯，別打聽死人是怎麼死的。幹我們這行，嘴碎的都活不長。”

走廊盡頭是扇小鐵門。老潘推開門，指了指後院孤零零的四層筒子樓。

“另一位清點員老徐，高血壓犯了，請了半個月病假。”老潘吐了口氣，“全站就咱倆，加上他，三個。”

“知道了。”

“上三樓，東頭第一間。”老潘從腰間解下一把銅鑰匙扔過來，“後勤宿舍。去收拾收拾，下午有一單，一點鐘在院裡等我。”

.....

鑰匙轉了兩圈，鎖舌脆生生彈開。

屋子頂多十二三個平方，水泥地掃得很乾淨，牆角留著幾道發黑的潮印。

沒有深度睡眠平衡艙，沒有空氣迴圈系統，也沒有全息互動面板。屋裡只有一張鋪著厚松木板的一米二鐵架床、一張掉光清漆的

雙屨舊木桌、一把鐵絲箍腳的方木凳，牆下是個外殼焦黃的老式三孔插座。

木框玻璃窗朝東，外頭不到五十米就是外環輕軌的混凝土橋墩。一列空載貨運輕軌剛開過，震得舊玻璃嗡嗡直響，窗臺積灰震出一圈細小的同心圓。

陸觀反手關門，落了插銷。

屋裡很靜。沒有太一的算力嗡嗡，沒有耳後神經電流的刺痛，也沒有監控攝像頭轉動的齒輪聲。

他把帆布包放上木桌，走到窗前確認掛鉤結實，拉上洗得發灰的厚棉布窗簾。

屋裡暗下來。陸觀走到鐵架床邊，單手掀起兩塊松木床板。

床架下方焊著加固用的三角鐵橫撐，離床板底部有兩寸半空隙。

陸觀從後腰抽出一尺二寸長的平頭短刀。解開沈墨舊長衫撕成的粗棉布條，露出暗青色直脊，以及刀刃上那道細如髮絲、洗不掉的殷紅血線。

他伸出食指貼了貼血線。依然微溫。

陸觀重新纏緊布條，把刀順著三角鐵內側凹槽推進去，扯下窗框上的一截細鐵絲，在兩端綁死。床板一放平，底下只看得到黑黢黢的角鐵。

接著，他從包裡取出桐油布和細麻線紮好的《格物錄》殘卷。裡面夾著那張舊城地圖，紅筆圈出的位置正對著第七區。他把紙卷塞進角鐵深處的縫隙，用兩塊床板的接縫壓死。

然後，他雙手抱出四四方方、貼著火化編號的黑色硬塑膠骨灰

盒，穩穩擺在木桌正中央，朝向東窗。

兩尺長的半截鐵木拐，還有他十六歲打的第一把帶三個崩口的八寸短刀，一起靠在桌腳內側的牆角。

最後，他從貼胸衣兜裡摸出那枚核桃大小、佈滿暗綠硬鏽的銅鈴。

鈴舌垂在裡面，一動不動。

陸觀本想把銅鈴和刀藏在一處，手指收攏時，糙硬冰涼的銅鏽硌在掌心。沈墨倒在水槽邊抽搐的臉，還有銅鈴兩次無風自響的輕叩，在腦子裡一閃而過。

他收緊手指，把銅鈴塞回左胸貼身口袋，隔著布料壓在心口上。

陸觀在方凳上坐下。窗外輕軌再次呼嘯而過，地面微顫，桌上的黑色骨灰盒紋絲不動。

他看著骨灰盒，低聲說：“師父，有個落腳的地方了。”

.....

下午一點零五分，一輛車漆斑駁、排氣管突突冒藍煙的油電混合廂式小貨車開出清點站。

三十年前的老款車，懸掛硬得像鐵板，逢坑必顛。老潘單手把著方向盤，缺了小指的左手搭在窗框上，嘴裡叼著無濾嘴的劣質捲菸，煙霧倒灌進車廂，嗆得人嗓子發乾。

陸觀坐在副駕駛，腿邊放著鋁合金工具箱。

“老城東，紡織廠職工二區。”老潘吐出一口青煙，“八十四歲，男的，姓孫，原紡織機械廠六車間主任。早上居委會送低保營養包，敲門沒人應，遠端門鎖斷了，破門進去人已經涼在躺椅上了。”

“沒家屬？”陸觀看著窗外倒退的舊街。

“老婆二十年前沒了，兒子三十五年前死在近地軌道工程事故里。”老潘露出被煙燻黃的牙齒，“算絕戶。太一判定‘孤絕樣本自然終止’，民政系統划過來的單子。”

貨車停在一條掛滿褪色被單的窄巷裡。

八十年代的紅磚板樓，樓梯間堆滿廢紙箱和生鏽的酸奶箱。老潘帶陸觀爬上五樓，在一扇深綠色防盜門前停下。門把手上的居委會黃封條已經撕開了。

老潘掏出一疊泛黃的紙質登記單、一卷白色印泥膠帶封條，還有一臺磚頭似的老式數碼相機，塞進陸觀懷裡。

“相機只能存兩百張，沒聯網模組，別拿它當掃描器使。”老潘指指門內，“我在樓下車裡抽菸，弄完了下來叫我。”

陸觀一愣：“你不進去？”

“規矩忘了？一人進屋，一人出屋。”老潘瞥他一眼，“死人屋子陰氣重，兩個人進去擠，搶氣。你是新人，第一單給你兩個小時。記清楚，該留的留，該扔的扔。”

老潘把菸頭摑進拐角的空易拉罐，雙手插兜下了樓。

陸觀站在門口深吸一口氣，推開虛掩的鐵門。

一室一廳，不到三十平米，消毒水味壓不住底下的陳腐氣。厚重的天鵝絨窗簾拉得很嚴，只留兩指寬的縫，切進一道白光，照見翻滾的浮塵。

客廳中央擺著張竹藤躺椅，毛巾被疊得整齊，藤條中間凹陷出一個人形印子，泛著常年摩挲的油光。人早上剛運走。

陸觀反手關門，沒開燈。

沈墨教過他：急著拆的人，眼裡只有零件，看不見整座鐘。

他放輕步子，走向門後的粗鐵絲鞋架。

底層擺著三雙塑膠拖鞋，中層空著，頂層放著一雙老式黑色三節頭皮鞋。

陸觀蹲下，兩指捏住鞋跟端起來。鞋面佈滿細碎裂紋，鞋頭卻打過油，亮得能照出人影。翻過鞋底，兩隻鞋磨損截然不同：右腳牛筋底只磨掉薄薄一層；左腳鞋跟內側卻磨掉一釐米厚的斜角，露出泛黃的塑膠內襯。

陸觀指腹撫過光滑的斜切面。那是幾萬次受力不均硬磨出來的。

“左腿癱了，或者受過傷。”陸觀低聲說，“走路左半邊身子往下塌，腳後跟往裡別。”

他拿起鉛筆，在登記單第一欄寫下：【物品：三節頭皮鞋一雙。狀態：舊，翻新保養痕跡明顯。建議：按常規衣物回收。】

他起身走進半開放式廚房。白瓷磚水槽長滿黑黴，灶臺積著厚灰，唯獨右邊砧板乾乾淨淨，橫放著一把老式厚背碳鋼夾鋼菜刀。

原本平直的刃口，在靠近刀尖三分之一處向內凹陷出一道半寸深的月牙弧度。不是崩口，沒有毛刺，弧線圓潤，泛著青亮光澤。

陸觀赤手握住發黑發硬的木刀柄。這是幾十年在同一塊磨刀石上、用同一個傾角推磨出來的。主人每次磨刀，手腕都在近刀尖處下壓三分。推了三十年，磨掉一斤鋼，才磨出這個月牙。

陸觀抬起右手食指，在刀身中央輕輕一彈。

“當——”

清脆短促的震鳴盪開，音色純淨，沒有雜響。

陸觀閉眼聽著尾音散盡。鋼是好鋼，錳碳比例準，火候正。但刀太累了，內部晶格已經金屬疲勞，再剁一次硬骨頭，就會從月牙正中折斷。

他放下刀，在單子上記：【物品：碳鋼家用菜刀一把。狀態：刃口極度凹陷，金屬疲勞。建議：特殊工業歷史殘件，入未領庫封存。】

穿過廚房是臥室兼書房。靠窗擺著張桌角磨白、漆成豬肝紅的單屨書桌。

陸觀拉開沒鎖的抽屜。裡面沒有存摺金銀，只有一個紅塑膠繩捆紮整齊的紙包，封皮是公元 2151 年的舊掛曆。

他解開繩子。裡面全是廉價單線稿紙手寫的信，沒貼郵票，也沒蓋郵戳，顯然從未寄出。每封信右上角都用藍圓珠筆寫著年月日，字跡顫抖，壓痕很深。

第一封抬頭是“建華”——老人三十五年前死在軌道工程事故里的兒子。正文只有一行：“今天天氣還好，院裡的月季抽了兩個芽。機器人的動作太輕，聽不見響動，心裡發慌。”

陸觀翻開第二封：“今天天氣還好，降溫了，腿上的陳年傷犯了，疼得起不來床。隔壁的小李搬去新城膠囊公寓了，聽說那裡什麼都不用幹，躺著就行。我想我還是留在這兒。”

第三封，第四封，第一百封。

整整三百七十多封信，橫跨三十年，開頭全是那六個字：【今天

天氣還好。】

沒有控訴，沒有咒罵，全是今天吃了什麼、窗臺的鳥停了多久、舊收音機齒輪又卡住了。

最後一封的日期是昨天，只有半截，字跡歪斜到紙邊：“今天天氣還好，躺椅太軟了，起不來……”

“來”字最後一捺，劃出一道穿透信紙的長墨痕。

陸觀捧著發脆的稿紙，手指有些發僵。十年前那個雨夜，母親陸青禾坐在飯桌前，湯勺噹啷落進碗裡，湯水濺了一桌。從那一秒起，她也是這樣，徹底沒了聲音。

他把信紙疊好，重新紮緊，裝進特製防潮硬紙袋。

按規範，無法律繼承人的私人物品一律定為“低”，集中粉碎。陸觀的鉛筆尖在“情感價值評估”一欄頓了很久，手腕沉沉壓下去，寫下兩個字：【極高】。

收起筆，他走到臥室窗臺前。掉漆的花盆裡泥土板結發白，中間立著一截炭化的枯死君子蘭斷莖。斷莖旁直插著一根普通竹筷。

陸觀湊近看。露在土外的半截筷子上，用小刀工整刻著二十七道橫線，從一毫米到五釐米，刻痕邊緣留著常年浸水又幹透的黑漬。

老人眼睛不好，也沒有神經介面測溼度。他每天給死花澆水，就拔出筷子掐一掐泥印到了第幾道線。

陸觀兩指捏住筷子，輕輕拔出。

握著發涼的竹片，看著細密的刀刻，他腦子裡浮出《格物錄》第二頁的字：“知其形者，可造其影；知其理者，可使其真。”“觀物者，不借他人之眼。”

破皮鞋、月牙刀、無字信、刻線筷。沒有一件是法寶，全是被丟棄的舊物，卻刻滿了人活著時的分寸、力道、習慣和執念。

陸觀站在光柱裡，忽然明白了自己挑中的是一份什麼活。

在這個連上太一就能“知道”一切的城市裡，只有清點站還強迫人用肉眼去辨真假，用指腹去量痕跡。

這根本不是清點遺物。滿屋子的碎木殘鐵，每一件都是“物”。
走進來，就是在格物。

.....

傍晚五點半，高架橋亮起刺目的紅光帶。小貨車突突突開回清點站後院。

陸觀搬下貼滿白封條、寫好編號地址和簽名的灰色大儲物箱。老潘跳下車，就著昏暗路燈翻看登記單。

翻到寫著【情感價值：極高】的那一頁，老潘手指一頓，盯著那兩個字看了三秒。

他沒抬頭，也沒問為什麼一個絕戶老頭的破信封能定成極高。

“字寫得挺穩。”老潘合上單子夾在腋下，單手提起儲物箱一角，“走吧，入庫。”

穿過一樓大廳，兩人走到後廊最深處一扇黑黃條紋斑駁的防火防爆門前。老潘摸出黑色實體感應匙，捅進凹槽。

“咔嚓，噲——”

重鎖滑開，混著防黴劑和金屬冷氣的潮溼水汽撲面而來。

兩人順著防爆壁燈昏黃的斜坡甬道往下走。

“地下一層。”老潘聲音發飄，“整個天華市東南片區，三十年來所有沒人領、不能銷燬、按規矩得放夠年限的東西，全在這兒。”

甬道盡頭是一個巨大的地下庫房。

慘白的水銀燈懸在鏽跡斑斑的承重鋼樑下。視線所及，全是五米高、一眼望不到頭的重型角鋼貨架，一直沒入深處的黑暗。每層貨架都碼滿了貼著白標籤的灰色標準封箱。

老潘摸出強光手電，光柱在鐵架間晃動：“規矩是上面定的。家屬不領的、沒家屬的，都存十年。十年一到，系統自動出單子，整批拉去北郊高溫熔爐，連箱子帶裡頭的破爛全燒成灰，一點不留。”

陸觀走在後面，看著兩側掠過的標籤：【2183·民政劃撥】【2180·交通事故無主物】【2178·意外身故留存】

“地方不夠用。”老潘聲音乾澀，“這座城每天都在死人，每天都有人不要舊東西。哪有那麼大地界放死人的念想。”

兩人穿過前四排貨架，拐進一條壁燈壞了大半的窄巷道。

老潘在一排生滿斑駁紅鏽的粗重貨架前停下，把儲物箱塞進最底層空位，直起腰，手電光往貨架最上方的金屬橫樑一晃。

橫樑正中央鉚著一塊泛黃的衝壓鉛牌，黑色鋼印打著四個數字：【2176】。

老潘把電筒往下壓了壓，照亮中層落滿厚灰的封箱：“這批下個月到期，總共三百多箱。下個月十五號，熔爐的車就開進來拉走。”

說完，老潘轉身就往回走。

手電光柱猛地移開。就在光斑掃過第四層貨架邊緣的一剎那，陸觀停住了腳。

第二排第三隻、第四隻、第五隻舊箱子側面，十年氧化發紫的熱敏標籤上，來源資訊欄清清楚楚印著同一行字：

【來源：第七靜養院】

十幾米外，老潘的腳步聲和手電光迅速遠去。黑暗合攏過來，將標著“2176”和“第七靜養院”的鐵架重新吞沒。

陸觀站在原地，左胸口袋裡的銅鈴隔著薄衫緊貼皮肉，冰涼入骨。

兩秒後，他收回目光，轉身跟上前面那道搖晃的手電光。

第九章

無面城



凌晨一點，輕軌準時停運。

最後一趟空車碾過五十米外的混凝土高架橋墩，震得筒子樓三樓東頭這間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嗡嗡輕顫。臨東的舊單層玻璃窗框抖落幾星鐵鏽，掉在水泥窗臺上。

車聲遠去，外環路死寂一片。

屋裡沒暖氣，也沒安居者宿舍標配的恆溫迴圈系統，只有老水

泥牆滲出的冷硬潮氣。

陸觀和衣坐在硬板鐵架床上，在黑暗裡盯著屋中央那張掉漆舊木桌。

桌上擺著一隻黑色硬塑膠收納盒，盒角貼著白底黑字的火化編號。

那是沈墨。

白天的畫面在腦子裡一遍遍翻過：地下庫房慘白的水銀燈、五米高的重型角鋼貨架、老潘手電筒掃過的光柱，還有橫樑上那塊泛黃的衝壓鋁牌——【2176】。

以及第四層貨架邊緣，那幾只標籤發紫的舊箱子：【來源：第七靜養院】。

下個月十五號，那三百多箱東西就要拉去北郊高溫熔爐，連箱帶物燒成灰。

2176年6月。母親變成空殼的日子。

十年來，太一的全息診斷報告只有冷冰冰的一行字：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不可逆，無治療方案。母親睜著眼躺在病床上，呼吸每分鐘八次，脈搏四十二下，對陸觀的唸書聲沒有半點回應。

可前天清晨五點四十二分，嚴棟腦死亡的那一秒，母親的手指在床單上劃出了橫、豎、撇。

嚴棟死在夢裡。

那一刀是陸觀親手揮出去的。他在夢裡劈開青衫護衛和那面青銅盾，最後割開了嚴棟的喉嚨。

可為什麼夢裡落下的刀，會讓現實裡的人腦幹壞死？

白天沒人能回答他。

問太一，演算法監測到異常只會送來隔離審查；問老潘，那個幹了二十年、左手缺根小指的老頭只抽劣質煙、用紙筆入賬，從不打聽死人的事。

唯一能教他的人，已經成了桌上的一盒骨灰。

陸觀伸手探進鐵架床最深處的角鐵縫隙，摸了摸桐油布和細麻線紮緊的《格物錄》殘卷。

殘卷末頁那行字印在腦海裡：“山門在鐵聲裡，聽得見鐵的人自會找到。”

白天的城市是太一用算力搭起來的鐵籠子，連樹葉都有編號，絕不可能有什麼山門。

不在白天，就只能在夜裡。在那個冰冷荒誕的夢裡。

陸觀腦中閃過兩句話。

一句是前天清晨，第七區廢墟外，那個穿冷白長風衣、指尖纏著暗金細繩的女人說的：“這幾天，少做夢。”

另一句是沈墨出事前夜，把綠鏽銅鈴掛上鋪子門框時交代的：“這幾天睡覺，別怕做夢。”

陸觀坐在床沿，沒有半秒猶豫。

他聽師父的。

他彎下腰，伸手探入鐵架床下方的三角鐵橫撐內側，摸到冰冷的鐵絲活結，一扯，取下綁在裡面的短刀。

解開沈墨舊長衫撕成的粗棉布條，一尺二寸長的暗青色平頭短刀露了出來。

直脊，雙血槽，刃口開印十七度。刃口正中那道極細的殷紅血線在夜色裡泛著微光，貼在掌心，透出一股散不去的溫熱。

推刀四萬兩千次、磨碎九塊磨石才出爐的第三千把刀。也是在夢裡斬殺嚴棟的刀。

陸觀右手握刀，左手解開襯衫領口鈕扣，摸向貼胸暗袋。

核桃大小、長滿暗綠斑駁硬鏽的銅鈴沉甸甸地硌著肋骨，銅製鈴舌貼著內壁，冰涼不動。

陸觀扣好釦子，和衣平躺在潮溼的薄被上，雙手交疊腹前，右手五指扣緊刀柄。

他照著《格物錄》觀物篇的法門，緩緩閉眼。

“推刀萬次，手知鋼性；鋼性入心，閉目可見。”

他在黑暗裡“看”自己的刀。

平頭刀尖往後一分是鋒利直刃，上面有一道第七塊磨石留下的細微推磨紋；再往後是兩條深淺一致、底槽光潔的血槽。

農用收割機軸承鋼打底，菜籽油淬火兩次，爐膛冷灰燜足一夜，晶格咬死，硬度洛氏六十一。重心在護手前一寸三分。

最後是那道寬如髮絲、從刀尖貫穿到刀柄的微熱血線。

三年來每一個推刀的清晨、每一滴砸在磨石上的汗、每一次指腹刮過刃口的觸感，一點點收攏，全部凝進刀裡。

呼吸沉了下去。

橋墩的餘震和窗縫的冷風聲漸漸消失。

他順著一條極深極窄的軌道往下沉。沒有上次失控墜落的失重感，而是像在黑暗裡走完了一段長長的石階。

啪。

鞋底踩上冰涼堅硬、凹凸不平的地面。

陸觀睜開眼。

.....

天空藍得發黑，沒有半點星光。

一輪佔去小半個天空的巨大冷月懸在頭頂，慘白月光傾瀉下來，把百丈寬的空曠長街照得一片霜白。街道兩旁高低錯落的灰黑建築非石非木，筆直沒入遠處的濃霧。

街上人很多。

有穿厚大衣的，有穿單薄睡袍的，還有穿工廠防靜電工服的。

但他們全都沒有臉。

脖子上方是一片平整光滑的灰白皮肉，沒眼沒鼻沒嘴，連骨骼起伏都看不見。成群結隊的無臉人邁著死板的步子在街上穿行，腳不沾聲，整座城靜得沒有半點雜音。

陸觀站在街沿一盞鑄鐵路燈下，低頭看自己的右手。

掌心空空。床上的短刀沒帶進來。

陸觀神色不變，吸了口氣，腦中浮現那把一尺二寸平頭刀的模樣——直脊、雙血槽、微熱血線、護手前一寸三分的重心。

念頭剛起。

噹！

掌心一沉，粗糙的刀柄防滑紋瞬間頂住皮肉。短刀憑空出現，分量、平衡感分毫不差，刃上殷紅細線在冷月下泛著微光。

陸觀五指鬆開，散去唸頭。

短刀化作一抹淡青微光，無聲消散。

意動則器行。沈墨寫在殘卷上的不是比喻，是這裡的規矩。

陸觀再次動念喚出短刀，倒提在右臂後側，邁步走入人流。

一名穿灰色舊棉服的無臉人正迎面走來，雙臂擺幅死板得像用尺子量過。

陸觀停步，橫跨一步擋在他正前方。

那人沒停，也沒抬頭。兩人相撞的瞬間，灰衣軀體泛起一層微弱漣漪，化作沒有實體的冷霧，直接從陸觀胸膛穿了過去。

胸口微涼了一下，隨即恢復。

陸觀回頭盯著那人的背影。

兩分鐘後，長街拐角的濃霧翻湧，同一個穿灰棉服、微駝背、右鞋後跟磨損的無臉人再次從街口拐出，踩著分毫不差的路線，機械地重新走來。

不是活人，也算不上魂魄。

只是城裡熟睡的普通人漏進來的夢影，在原地一遍遍打轉。

陸觀收回視線，走到街邊一扇巨大的臨街玻璃櫥窗前。

櫥窗裡擺著衣服、水杯和全息裝置模型。可他剛凝神細看，那些物品的輪廓便劇烈抖動起來，邊緣融化成一團團雜亂色塊。門楣上的招牌更是扭曲成無法辨認的黑線，多看兩眼，太陽穴就隱隱發脹。

模糊的，都是假的。是做夢的人根本沒記住細節的東西。

陸觀移開目光，看向腳邊的路牙石。

拐角處嵌著一個直徑兩尺的暗褐色老式鑄鐵井蓋。上面鑄著粗糙的菱形防滑紋，正中央有兩道淺淺的撬棍壓痕，邊緣磨得發亮，連生鐵鑄造留下的微小氣孔、內圈凝結的黑黃硬鏽都纖毫畢現。

陸觀蹲下身，左手食指按在井蓋上。

冰涼，粗糙，堅硬。

他用力按了按，井蓋紋絲不動，指甲縫裡還蹭下一點真實的鐵鏽末。

陸觀起身拍了拍手。

招牌是糊的，井蓋卻比現實裡還真。因為留下這東西的人，曾無數次看過它、踩過它、親手撬開過它。

只要有人真懂，這東西在無面城裡就是真的。

陸觀低頭看向空著的左手，決定試試自己的底子。

他在腦海裡勾勒出一把黃銅湯勺。

那是沈墨鋪子裡舀茶沫的舊銅勺，柄長五寸，勺頭磕瘍了一塊，柄尾刻著極淺的“墨”字。十年來他每天泡釀茶、洗銅勺，閉著眼都能摸出柄上三處細凹。

念頭落下，掌心微光一閃。

黃銅湯勺穩穩落在手心。分量沉甸甸的，帶著黃銅特有的微澀感，柄尾磨平的“墨”字和勺頭被滾水燙出的氧化暗斑一模一樣。

五指一鬆，銅勺消散。

陸觀深吸一口氣，換了一樣東西——天衡集團工程車底盤下的微型反重力推進器。

他在舊城區見過無數次：銀白合金外殼，蜂窩導流網，閃著幽藍等離子光弧。

他集中念頭，往身前一按。

噲！

空氣震盪，地面落下一團灰白光影，迅速凝成一個半米見方的金屬方箱。外殼、蜂窩導流孔，甚至天衡集團的暗金天平徽記都浮現出來。

陸觀上前一步，曲起右手指節，在外殼上輕輕一敲。

咚。

悶響發空，像敲在風乾的石膏板上。

陸觀還沒收回手，銀白塗層就簌簌剝落，整臺推進器由內而外塌陷，半秒都沒撐住，嘩啦碎成一地慘白粉末，被街風吹得乾乾淨淨。

陸觀看著空地，眼神微沉。

“不知而強成者，空殼耳。”

他見過推進器的外殼和藍光，卻不懂裡面的線圈怎麼繞、工質怎麼電離、電晶體承受多大峰值電壓。只見過，沒弄懂，造出來就是一敲即碎的紙殼子。

就像嚴棟身邊那個青衫護衛的青銅盾，饕餮吞口看著威風，內裡卻沒有千錘百煉的銅性，被他一刀劈開，跟切豆腐沒區別。

陸觀握緊短刀，繼續前行。

走出約半里地，兩側建築突然齊齊截斷，前方露出一片方圓數百米的巨大空地。

陸觀停下腳步。

整片地面呈現出詭異的死白，寸草不生，沒有半塊碎石瓦礫，連地磚縫隙都被徹底抹平。

這是前夜嚴棟那座黑曜石高塔坐落的地方。如今高塔連同十一名睡眠安保、嚴棟的神魂核心，全都散得一乾二淨。

四周遊蕩的無臉人走到白地邊緣，身體就會生硬地偏轉弧度，貼著邊繞開，沒有一個敢踩進去。

現實裡十二具腦幹壞死的屍體，在夢裡只留下這麼一塊連遊魂都繞著走的白斑。

陸觀沒踩那片白地，轉身折進旁邊一條幽暗狹窄的偏巷。

巷道溼滑，無臉人稀少且身形虛淡。連拐三個死角後，前方豁然開朗，出現一座乾涸的圓形小噴水池廣場。

水池底部積滿灰黑淤泥。水池正後方，立著一塊石碑。

陸觀目光一凝。

石碑高約半人，寬兩尺有餘，用粗糲沉重的青灰色玄武岩鑿成。下半截爬滿深綠乾薑，邊緣有風化細紋。在周圍模糊扭曲的建築襯托下，這塊碑清晰得驚人——開採的鑿痕、風蝕的沙眼、枯苔結成的硬皮，全都纖毫畢現。

石碑正面沒有花紋，只自上而下深鑿著四個蒼勁大字：

【格物致知】

陸觀瞳孔微縮。那四個字原本鋒利的筆畫鑿痕，竟然全被磨得圓潤光滑，石槽內側泛著一層溫潤的包漿。

他走上前，碎石在腳下輕響。

陸觀抬起左手，粗糙的掌心貼上“格”字。

寒意入骨。石質堅硬沉穩，沒有半點虛浮。手指順著筆畫摸過去，光滑微涼。

玄武岩堅硬無比，要磨去稜角、盤出包漿，得有成百上千個人，在這座孤寂的城裡成千上萬次走上前，伸手撫摸這四個字。

在他之前，早就有很多不信幻影、只憑雙手去弄懂真東西的人來過這裡。

沈墨來過嗎？

陸觀站在碑前，胸口微緊。在這座死寂的無面城裡，他頭一次覺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

巷風漸冷。

陸觀收回手。時候不早了，天亮還要去第三清點站向老潘報到，第一天上工不能出岔子。

他閉上眼，在腦海裡回想自己的肉身、後勤宿舍的鐵架床、水泥與鐵鏽的氣味，試圖讓自己醒來。

一秒，五秒，十秒。

四周一片死寂。

陸觀猛地睜眼。幽藍天空、巨大冷月、乾涸水池、玄武岩石碑，紋絲未動。

他還在夢裡。

陸觀皺眉，右手短刀一橫，平頭刀尖對準左手掌心，毫不猶豫地劃了下去。

咻！

掌心裂開一道寸許長的口子，暗紅血珠湧出，劇痛直衝頭頂，疼得手指發顫。

可週圍的世界連晃都沒晃一下。血滴在石板上，化成黑點。

自殘沒用。

陸觀咬牙，倒提短刀衝出偏巷，踩著生鏽的外掛鐵梯一口氣衝上三樓，翻過冰冷的鐵欄杆，縱身跳了下去。

耳畔風聲呼嘯。

砰！

雙腳重重砸在石板路上，膝蓋一彎卸去力道，毫髮無損。落地前他本能想著“站得住”，便穩穩站住了。

陸觀站在長街中央，額頭第一次滲出冷汗。

他抬頭望天。那輪冷月死死釘在頭頂，分毫未移。這裡的時間是凍住的，根本算不出外面過了多久。

嚴棟和那十一名安保在夢裡被斬斷核心，現實裡就成了腦死亡的屍體。如果自己一直困在這座城裡出不去，鐵架床上的肉身是不是也會被判定為“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變成和母親一樣的空殼？

陸觀右手死死攥緊刀柄，汗水順著指縫滑進防滑紋裡。

他沒有喊叫，也沒有狂奔。

跟沈墨修了十年舊物，他最明白一個理：手抖的時候，絕不能動銼刀。越急，越壞事。

陸觀一步步走回乾涸水池邊，背靠冰冷的【格物致知】石碑坐下，短刀橫放膝頭，強行壓下狂跳的心緒，一樁樁往回想。

嚴棟那夜，自己是怎麼醒的？

高塔崩塌，白衣女人站在鐘樓上，然後……

不是天亮。是聲音！

是他在廢墟里閉眼時，胸口響過的那一聲銅鈴！

念頭閃過的剎那——

鏘……

一聲極輕、極乾澀的脆響，毫無徵兆地從他左胸口炸開。

聲音不大，卻像一柄重錘狠狠砸在夢境的琉璃罩頂上！

咔嚓！

頭頂巨大的冷月瞬間裂開一道黑縫。幽藍天空大片剝落，石碑、噴泉、長街、無臉人頃刻間褪成漫天慘白紙灰，呼嘯倒卷！

一股沛然巨力猛地拽住陸觀後領，將他狠狠扯進深淵。

……

“呼——！”

陸觀猛地從鐵架床上彈坐起來，大口喘氣。

刺目的陽光扎進瞳孔，他本能地抬手遮眼。

熱。棉被曬得發燙，滿屋子都是烈日炙烤老水泥的灰腥味。日頭已經升到正南偏東，金晃晃地切進朝東的窗戶。

轟隆隆——！

窗外高架橋上一列重型貨運輕軌呼嘯掠過，震得窗臺鐵鏽簌簌直掉。

陸觀渾身冷汗，薄襯衫溼透貼在背上。

他低頭看手。右手還死死握著一尺二寸的平頭短刀，汗溼的粗棉布下，刃口那道殷紅血線正透出微溫；左手隔著襯衫死死按在胸口，五指緊攥裡面那枚冰涼刺骨的生鏽銅鈴。

他翻開左手掌心。老繭密佈，完好無損，沒有半點刀傷。

抬起手腕，按亮破損的舊手環。錶盤邊緣指甲蓋大小的黑白輔助屏閃了兩下，跳出一行點陣數字：

【11:47】

上午十一點四十七分。比老潘交代的“早上七點”晚了將近五個鐘頭。

陸觀坐在床沿停頓三秒，沒有慌亂，反手用粗棉布裹緊短刀，彎腰塞回床底三角鐵橫撐內側，鐵絲繞緊打上死結。

他起身看了一眼木桌上沈墨的骨灰盒，抹掉臉上的冷汗，抓起舊夾克套上，拉鍊只拉了一半，推門快步衝下筒子樓。

.....

穿過堆滿報廢金屬支架的後院，陸觀一把推開第三清點站一樓沉重的綠漆鐵門。

大廳昏暗，混著劣質菸草焦油和舊紙的黴味。

正中央的掉漆綠鐵皮辦公桌後，老潘穿著洗白的工作馬甲，鼻樑上架著深度數老花鏡，缺了小指的左手搭在桌沿，正握著紅圓珠筆在硬皮登記簿上寫字。桌角擺著個缺口大瓷缸，裡頭的廉價黑咖啡濃得像墨汁。

鐵門吱呀作響。

老潘筆尖一頓，慢吞吞寫完一行編號，這才從鏡片上方抬起渾

濁發黃的眼珠，瞥了氣息未勻的陸觀一眼，又越過他肩膀看向門後牆上的老式石英鐘。

時針指著十一點五十分。

“四個鐘頭五十分。”老潘嗓音沙啞得像砂紙挫鐵板。

陸觀站在鐵皮桌前兩米處，衣襠還帶著汗漬：“睡過了。”

老潘臉上看不出喜怒，低頭用紅圓珠筆在考勤欄裡狠狠劃了一道槓：“扣半天津貼。”

筆尖沙沙寫了兩個字，老潘手腕突然停住。他沒抬眼，隨口似地說道：“早上八點多，站裡那部走地線的鐵皮電話響了。”

陸觀目光微凝，沒接話。

老潘吸了吸鼻子，筆尖在紙上點出兩團暗紅墨暈：“是個女的打來的。聲音挺冷，普通話說得比播音員還標準。她報了你的名字，問資源回收署第三清點站，今天是不是新來了一個叫陸觀的清點員。”

屋內靜了一瞬。

陸觀垂在身側的手指微不可察地蜷了一下，聲音平穩：“誰？”

“沒說全名。”老潘端起缺口大瓷缸喝了一大口黑咖啡，重重磕回鐵皮桌上。

咚的一聲悶響。

老頭抬起眼，透過厚厚的鏡片冷冷掃了陸觀一眼：

“自稱是市裡的，掛著個什麼健康局的牌子。我說，這人還沒來。”

第十章

老煙



老潘沒再提那個健康局女人的電話。

他領著陸觀進了第三清點站後庫，抬腳踢了踢靠門的柳條筐：“分三堆，鐵的、紙的、爛布，下班前封箱。”

說完，老頭揹著手晃悠出去，舊布鞋在水泥地上擦出拖沓的聲響。

後庫比前頭大廳還暗。兩排灰鐵架子頂到水泥房頂，頭頂只懸

著一盞低瓦數的防爆黃絲燈。地上堆著七八隻潮乎乎的柳條筐，全是今早從老街區收上來的無主遺物。

幾隻蒼蠅繞著燈泡打轉，隔壁高架橋偶爾傳來低頻震動。

陸觀挽起袖子，蹲在筐前。

他乾得很慢，一件件往外拿。碎邊的白瓷飯碗、纏成死結的舊毛線、沒磁條的鋁合金卡片、受潮黏連的掛曆紙。每拿一件，他的指腹都下意識摸過磨損的稜角和氧化發烏的介面。

翻到第四個筐底，手指碰到一個冷硬的角。

是個裝曲奇餅乾的舊鐵盒，紅漆剝落大半，接縫鏽成一圈焦黃。

陸觀揭開盒蓋。裡面躺著半截斷髮夾、三顆塑膠鈕扣，底下墊著一張發黃的糖紙。糖紙褶皺裡，窩著一枚暗黃色的方孔圓錢。

陸觀兩指夾起銅錢。

錢面覆著暗綠硬漿，字口略平，肉質偏薄，正面是楷書的“光緒通寶”四字。

他順著多年習慣，拇指扣住錢肉，指腹沿著錢緣抹了一圈。外郭七點鐘方向有個極小的崩口，是被硬物磕出來的；方孔內側的穿口邊緣，留著一截銅液澆鑄冷卻後沒挫平的毛刺，刮在肉上發澀。

他把銅錢擱在食指尖上掂了掂。分量偏輕，黃銅裡雜了鉛，銅色發暗。指甲蓋在崩口旁輕輕一刮，硬綠鏽下透出一星極沉的暗金色。

陸觀拉過棉布袋，把銅錢丟進去，低頭在硬紙板夾的清點單上寫下一行字：

【雜件，晚清方孔銅錢一枚，有殘缺，歸入雜金屬箱。】

筆尖一頓，他合上板夾，伸手去摸下一件。

……

天黑透時，陸觀回到筒子樓三樓東頭第一間。

屋裡沒開燈，半扇窗敞著，冷風裹著高架橋底的潮腥氣灌進來。

轟隆——

遠處一列輕軌呼嘯而過，車窗連成一線的慘白燈光從屋頂飛快抹過，照亮桌上沈墨那個黑色骨灰盒，隨即又沉入黑暗。

陸觀反鎖房門，走到鐵架床邊，彎腰摸進床底三角鐵橫撐內側。指甲摳開鐵絲死結，取出那把用沈墨舊長衫布料包裹的一尺二寸平頭短刀。

布條層層解開。

幽青冷光在掌心浮現。刃口正中那道洗不掉的殷紅血線，在暗處透著微溫。

陸觀和衣躺上硬板床。左手插進貼胸的襯衫內袋，攥緊那枚生滿暗綠硬鏽的核桃銅鈴；右手橫握短刀，平貼在胸口。

他閉上眼。沒有神經介面，也沒有調整呼吸的輔助電流，只是在腦海裡一寸寸順著刀身往下走：平頭、直脊、雙血槽、刃線推磨出的微弧，以及那道殷紅血線。

鋼是硬的，壓手是沉的。

念頭一點點往下墜。耳邊高架橋的殘響越拉越長、越扯越細——
啪。

絃斷了。

.....

腳下踩實。無聲，無風。

陸觀睜開眼。幽藍死寂的天空壓得很低，巨大的冷月懸在半空一動不動。寬闊的長街兩側，無窗無燈的灰白建築一排排立著。

街上依舊遊蕩著各式衣著的行人，衣角整齊，步伐平穩，脖子上卻只有一張平滑慘白的肉皮，連眼眶的凹陷都沒有。

陸觀低頭看右手。手心裡空著。

心念微動，掌心涼意驟起，一尺二寸的平頭短刀憑空出現，分量分毫不差。

他把刀收入袖底。昨夜他在這裡迷了路，跑步、跳樓、割手掌都醒不過來，最後全靠胸口的銅鈴莫名響了一聲，才把他拽回現實。

可要是銅鈴今夜不響呢？

常駐這裡的人絕不會指望運氣。他得自己找到回去的路。

陸觀轉身，逆著無臉人移動的方向，貼著建築陰影快步前行。他不再看那些模糊的招牌和空殼門面，專門尋找“不一樣”的東西。

無臉人走得僵硬規律，到街角便自動折返。走了約莫兩刻鐘，穿過一片傾塌的灰白瓦礫堆，前方的空氣裡突然多了一股味兒。

是劣質菸草燒出的焦苦氣，混著鐵鏽和汗酸。

緊接著，響起了說話聲。

“操你大爺的，拿個糊底破瓦罐也敢換半錢真鐵？當老子沒見過唐三彩？滾滾滾！”

“三錢，就三錢！這可是北邊沉井底下撈上來的生念，老子搭上兩副安神散才換出來的……”

粗鄙的罵聲、壓低的冷笑，夾雜著天南海北的口音。

無臉人絕不會說話。

陸觀腳步一頓，按緊袖中短刀，順著聲音穿過一條逼仄的斷牆裂隙。

眼前豁然開朗。

一座斷了半截的巨大高架橋下，粗壯的水泥橋墩陰影裡，七零八落地支著十幾個簡陋攤位。地上墊著破油布、爛報紙和水泥板。

每個攤子後面都坐著人。

陸觀瞳孔微縮。這些人是有臉的。

乾癟的老頭、裹破棉襖的漢子、戴斗笠露出一截尖下巴的女人。穿什麼的都有，現代工裝防護服、舊式斜襟長衫，甚至還有半身鏽鐵甲。所有人都壓低聲音蹲在地上交談，渾濁的眼珠在眼眶裡亂轉，極其警惕。

攤上的東西更古怪。

左邊攤位擺著一把老式大號黃銅掛鎖，鎖梁油亮，鑰匙孔裡的彈子清清楚楚，透著沉甸甸的實感；旁邊卻堆著一沓紅彤彤的厚鈔票，邊緣像融化的蠟油一樣模糊，攤主手指一碰，便散成幾縷白煙。

往裡兩步，另一個攤主面前擺著幾隻密封的透明玻璃罐，裡頭封著一團緩緩蠕動的淡粉色霧氣，罐身用炭筆歪歪扭扭寫著：【好夢一夜】。

陸觀一露面，外圍幾個攤主瞬間閉嘴。

幾道冷冰冰的目光齊刷刷釘在他身上。陸觀穿著白天的半舊夾克，沒遮臉，連站姿都帶著幹體力活的微駝，打眼一看就是個剛入

行的生瓜蛋子。

陸觀沒理會，踩著乾硬的地面往橋洞深處走。

越往裡越暗。走到最深處貼著橋墩的死角，他停下腳步。

地上只鋪著一張露麻線的爛油布，扔著幾塊黑生鐵疙瘩、一個缺嘴錫壺，還有一根系著麻繩的粗大鐵魚鉤。魚鉤鏽跡斑斑，倒刺都快磨平了。

油布後蜷著個五十來歲的乾瘦老頭，亂髮如枯草，高顴骨，裹著件看不出原色的舊厚軍大衣。嘴裡叼著半截無牌捲菸，冒著刺鼻的辛辣青煙。

陸觀盯了三秒。那菸灰積了一寸長也不掉，菸捲更不見變短。

直到陸觀站定，老頭才慢吞吞掀開一條眼縫，露出一口焦黃的牙，左邊門牙缺了半截。

“新來的？”老頭嗓音啞得像破風箱，“臉上寫著呢。兩條腿繃得跟鐵條似的，眼珠子亂晃。怎麼，找娘呢？”

陸觀低頭看著他：“怎麼才能自己醒？”

老頭嘴角的菸頭猛地一亮，喉嚨裡發出咯咯怪笑，脖子往大衣領裡一縮：“怎麼醒？找把剪子抹了脖子，或者從橋頂大頭朝下栽下去，保準你蹬腿。”

“試過了，死不了，也醒不來。”陸觀說。

老頭笑聲一收。渾濁的三角眼眯起來，把陸觀從頭到腳重新颳了一遍：“跳下來都不醒？小子，你陷得挺深啊。問路？”

“問路。”

“問路給錢。”老頭伸出烏黑乾枯的巴掌，五指搓了搓，“夢市的

規矩，不白開口。”

“什麼錢？”

老頭嗤笑一聲，指了指旁邊攤位上泛著微光的虛影：“別拿外頭安居者做夢變出來的廢紙糊弄我，一捏就散，擦屁股都嫌糙。我要實的——你自己變一個，只要夠硬、夠真。”

陸觀沉默半秒，沒動袖底的刀，也沒碰胸口的鈴。

他想起下午在清點站後庫摸到的那枚銅錢。方孔、圓錢、暗綠硬漿、七點鐘方向的微小崩口、穿口內側刺手的鑄造毛刺，還有摻了雜鉛的單薄壓手感。

陸觀攤開右手。

掌心微涼，氣流一旋。眨眼間，一枚暗黃帶綠鏽的方孔銅錢憑空落在掌紋正中。

光緒通寶。楷書字口略平，邊緣米粒大的崩口分毫不差。

老頭原本癱軟的身子猛地往前一彈，菸灰啪嗒掉在大衣上。他眼珠子瞪得溜圓，枯手閃電般探出，一把將銅錢搶了過去。

他先用拇指在崩口處狠狠搓了兩下，緊接著塞進嘴裡，用缺了半截的門牙用力一咬。

鏘！

一聲脆響，銅錢沒碎，雜黃的銅肉上只留下一道淺淺的牙印。

老頭眼裡閃過難以掩飾的貪婪與震驚，咕咚嚥了口唾沫。但他立刻把銅錢揣進大衣內袋，拍了拍胸口，垮下臉換上一副嫌棄模樣：“嘖，我還當什麼稀罕寶貝。一枚晚清破銅板，還雜了鉛，扔地上都沒人撿。”

陸觀靜靜看著他，沒說話。

老頭被他盯得發虛，乾咳一聲吐掉焦油沫子，隨手往東邊濃黑的暗處一指：“行了，老子不佔你便宜。順著橋墩往東走到頭，有道半人高的青石臺階，跨過去腳下一空，人就回去了。”

陸觀順著方向看去。東邊長街一片死黑，連月光落進去都沒了影：“臺階？”

“對，硬邦邦的青石臺階。”老頭不耐煩地揮手，縮回大衣裡閉上眼，“趕緊滾蛋，別耽誤老子做生意。”

“多謝。”陸觀點了下頭，轉身朝東走去。

等腳步聲遠了，油布後的老頭扯開一條眼縫，盯著陸觀沒入黑暗的背影，咧嘴露出獠笑。他摸出懷裡的銅錢，指甲在毛刺上颼得生疼，美滋滋地親了一口，塞進最貼身的棉襖縫裡：“真是個愣頭青，靠死腦筋把死物摳得這麼實……賺大發了！”

……

越往東走，空氣越冷。

腳下的石板路開始不對勁。先是縫隙裡的灰塵沒了，接著石料紋理模糊、發黏，踩上去沒了顆粒感，像踩在受潮軟化的爛橡膠上。

四周死寂，連無臉人都絕了跡。兩側的灰白樓房無聲坍塌、融化，化作黑絲飄進夜色。頭頂的冷月光亮像是被黑紗濾掉，只剩一片死沉。

陸觀停下腳步。

前面根本沒有青石臺階，只有一片無底的深黑在幾步外緩緩蠕動。

不對！

陸觀心頭猛跳，毫不猶豫抽身後退。

撲！

腳跟後撤的瞬間，地面像腐木般被一腳踩穿，轟然化作虛無。

沒有下墜的風聲，陸觀整個人陷了進去。像跌進一池沒有浮力的粘稠死水，一股恐怖的吸力死死扯住腳踝，瘋狂把他往深淵裡拽。

刺骨的寒意扎進骨髓。更可怕的是腦子裡的變化——他的念頭正在被剝落！

他想起沈墨的修復鋪，可試圖回憶舊木門是朝裡開還是朝外開時，腦子裡卻是一片空白。他想起病床上的母親，可母親消瘦的臉龐迅速泛白，五官融成一團模糊的肉色。

他在遺忘。二十六年的記憶正在被這池黑水一樣樣洗去。

寒意順著脊椎骨直竄天靈蓋。

“刀！”

陸觀在心裡低吼。右掌劇痛，平頭短刀驟然亮起幽青寒芒，他咬緊牙關，反手朝身下虛空狠狠一斬！

刀鋒劃過，空無一物。非但沒砍中東西，反而因為動念召刀，下墜速度陡然暴增，黑水瞬間沒過胸口！

就在視線即將被徹底淹沒的剎那——

啪！

頭頂虛無中炸開一聲脆響。一根帶毛刺的粗麻繩撕裂黑暗狠狠抽下，繩頭那枚磨平倒刺的鑄鐵魚鉤精準掛住陸觀的夾克領口，猛地繃緊！

嘶啦！布料發出刺耳的呻吟，下墜之勢硬生生頓住。

頭頂傳來氣急敗壞的咆哮：“鬆手！你個不要命的雛兒！趕緊把破刀散了！想墜死老子啊？抓繩子！”

是那個乾瘦老頭！

陸觀腦子一激靈，當即散去刀意。短刀消散的瞬間，萬鈞重力驟輕，他雙臂青筋暴起，一把死死抓住粗麻繩。

“起——！”

上頭老頭憋紅了臉一聲悶吼，麻繩繃得筆直。陸觀雙腳在虛空中死命一蹬，整個人被硬生生拖出黑水，砰地砸在水泥路面上，滾了兩圈撞上橋墩才停下。

冷汗浸透全身。陸觀趴在地上劇烈咳嗽，大口喘氣，死死按住太陽穴。直到腦海裡沈墨的皺紋和母親的眉眼重新清晰，他發抖的手指才漸漸平復。

旁邊，老頭一屁股坐在地上，胸口像拉風箱一樣起伏。他麻利地捲起麻繩和鏽魚鉤塞回口袋，扶正嘴角歪斜的菸捲，指著陸觀破口大罵：

“操！老子真是上輩子欠你的！為了賺你一枚破銅板，差點把老骨頭搭進去！”

罵完，老頭猛吸一口煙，眼神飄忽地撇向一邊：“媽的，誰知道東邊今晚塌了這麼大個窟窿……行了，算老子沒看黃曆，我的錯！但銅錢老子不退，你休想拿回去！”

陸觀慢慢坐起身，背靠水泥橋墩，沒要錢，也沒發火。這老東西貪心，故意指條死路想獨吞銅錢，但最後還是追過來救了他一命。

“剛才底下是什麼？”陸觀嚟音沙啞。

見他真不要錢，老頭臉色緩和下來，盤腿裹緊大衣，用菸頭點了點地面：“那是深坑，底下的無底洞。小子，這城不過是浮在最上面的一層皮。”

他吐出一口青煙，在空中畫了個圈：“天底下幾十億人，晚上做夢跟下雹子似的。普通人一人一個泡，像水面浮冰，天亮就化。但冰底下連著一整片大水，叫共夢底層。受過訓、心神重的，才能沉到這兒。”

老頭指指塌陷的方向：“這地方能站人，是因為千百萬人的念頭湊一塊兒把地撐住了。沒人撐著的地方，就是沒底的黑水。”

“掉下去會死？”

“肉身在外頭躺著，哪那麼容易死。”老頭冷笑，“但掉進去沒錯沒路，念頭會被黑水一點點泡爛。先忘早飯吃了啥，再忘自己叫啥，最後連自己是個活人都忘了。等腦子空得聽不見響兒，就永遠爬不上來了。”

陸觀心頭一緊：“街上那些沒臉的人呢？”

“外頭睡大覺的安居者唄。”老頭彈彈菸灰，“腦子裡全塞著機器算好的玩意兒，自己不長腦子，做夢漏下來個影子，神魂都聚不攏，哪來的臉？有臉的，都是神魂穩當、能自己沉下來的人。像你，像我，像橋底下這幫老絕戶。”

陸觀沉默一瞬，抬頭盯著老頭的眼睛：“要是在夢裡被人砍死了，會怎樣？”

老頭抽菸的動作一頓，咧嘴笑了笑：“看砍哪兒。被普通夢影割

兩下，醒來也就是偏頭痛，吃兩片安神藥照樣搬磚、喝營養液。”

說到這，老頭收起笑，乾癟的臉上透出森冷的陰翳。他抬起枯瘦的食指，拿焦黃的菸頭輕輕點了點陸觀的心口，聲音壓得像夜梟：

“可要是被人認準了，一刀把這兒剝碎了——那叫‘魂滅’。”

陸觀渾身僵住。

“肉身在外頭好好的，心臟跳，肺喘氣，喂營養液也會咽。可睜眼躺著，腦子裡比狗舔過的碗還乾淨，連個念頭都生不出來。”老頭嗤笑一聲，“外頭的專家、太一的醫療演算法，管這叫什麼‘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去他媽的罕見病。在我們這兒，管這種人叫——空殼人。”

轟！

陸觀耳邊炸開一聲雷。

整整十年。母親躺在第七靜養院病床上，睜著眼，不認人，不說話。太一診斷報告上那行冰冷的字，至今刻在他腦子裡：【未知型腦皮層全域靜止（不可逆）】。

指甲深深掐進掌心，指節咯咯作響。陸觀死死咬住後槽牙，喉結劇烈滾動，硬是把翻江倒海的寒意和血腥味嚥了回去。他沒哭沒喊，只有一雙眼睛黑得像剛才那池死水。

老頭餘光瞥見他青筋暴起的手，知道戳中了死穴，卻聰明地沒追問，轉手摸出鐵魚鉤用衣角擦著：“小子，這地方水深得很，不知道天高地厚往裡扎，一百條命也不夠填。”

陸觀閉了閉眼，再開口時聲音已經恢復平靜：“有沒有地方，專門教這些？”

“教？哈哈哈哈！找太一報補習班？還是給執法隊那幫孫子當狗？”老頭拍腿大笑，隨即啐了一口，“省省吧！山門裡那幫人，不收你這種野路子。”

陸觀目光微凝。

山門。《格物錄》末頁寫過一模一樣的兩個字。

“那幫老不死的眼高於頂。”老頭自顧自說道，“收徒弟要底子、家底、清白來歷，還得有門內長輩引路。你一個連怎麼醒都不知道的雛兒，憑什麼收你？”

陸觀抿緊嘴唇。

老頭以為打擊到了他，拍了拍腰間的鏞魚鉤，語氣陡然傲然起來：“不過能在老子手底下撿條命，算你造化。當年老子這根鉤子，就差那麼一點點，就上了‘百兵譜’！”

“什麼譜？”

老頭剛想吹噓，忽又想起什麼忌諱，悻悻擺手把魚鉤塞回懷裡：“算了，說了你也不懂，平白嚇著你。”

陸觀不再追問。他抬頭望去，遠處慘白的冷月邊緣泛起一圈灰白光暈，四周的高架橋墩也開始微微虛化。

“怎麼醒？”陸觀第三次問。

拿了真東西，又差點把人坑死，老頭自知理虧，拍拍屁股站起身，走到橋洞外指了指街角的鑄鐵井蓋：“自己醒是老手的手藝，今天教你個最笨的法子，就這一回。”

陸觀跟上去。

“天快亮了，外頭幾十億安居者陸續要醒，念頭一散，無面城就

會變薄，禁錮最松。”老頭吐出一口濃煙，指著井蓋，“站上去，閉眼把腦子倒乾淨。別想這城、這月亮，也別想你的刀。只想你在外頭睡覺的硬板床，想睜眼第一眼會看見啥。想得越真越好，等念頭跟肉身感知對上了，自然就被扯回去了。”

陸觀點頭。這法子笨，但實在，就像修舊物找不到機關時，順著原始榫卯往回拆。

他邁步走向那塊昨夜摸過的鑄鐵井蓋。

“喂，小子。”老頭在身後喊道，“你叫什麼名字？”

陸觀停步側身，看著他沉默兩秒，緩緩搖了搖頭。

老頭一愣，隨即讚許地咧嘴一笑，露出半截焦黃斷牙：“嘿，不問來歷，不通名姓，懂點保命規矩。老子在夢市叫‘老煙’。明晚要是還能活著沉下來，還來橋底找我。不過記住了——”

老煙齜牙一笑：“帶錢。沒有這等成色的實貨，老子半個字都不吐。”

陸觀沒應聲，轉身一步踏上冰冷的鑄鐵井蓋，閉上雙眼。

腦海裡，冷月、廢墟、無面人、老煙的臉被一層層強行抹去，沉入純粹的黑暗。

下一秒，他在黑暗裡構築出一扇朝東的破舊木窗：窗外不到五十米是灰色輕軌高架橋，水泥橋墩上爬著兩片暗綠野地衣；晨光透過汗跡斑斑的玻璃切進屋內，落在鐵架床發白的粗床單上；鼻腔裡是高架橋底飄來的潮腥氣。

咔嚓。

細小的機括嚴絲合縫地咬合。

腳下猛地一空，一股巨力從背後狠狠一拽，刺目的白光瞬間吞沒視野！

.....

“呼！”

陸觀猛地睜眼，從鐵架床上直挺挺坐起。

冷汗順著下巴滴在粗棉床單上，洩出深色圓點。

屋裡死寂。灰白晨光透過髒玻璃照在床尾角鐵上，高架橋上空空蕩蕩，離頭班輕軌發車至少還有一個鐘頭。

他抬手按亮修好的舊手環，黑白小屏跳出點陣數字：

【05:51】

清晨五點五十一分。離七點報到還有一個多鐘頭。

陸觀右手依然死死握著一尺二寸的平頭短刀，殷紅血線帶著微溫；左胸內袋裡，核桃銅鈴冰冷刺骨，整夜未響。

他沒靠銅鈴，自己回來了。

昏暗晨光裡，陸觀慢慢翻開右手掌心。

老繭密佈，空空如也。

那枚帶著微小崩口的光緒通寶不在現實裡，卻正真實地留在那個夢境泥潭中。那是他親手“看”出來的東西。

陸觀緩緩收攏五指，在虛空中握緊成拳。

第二冊（第十一章至第二十章）待續

追更與有聲書：jesselau.com/gefengshen/